#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三

## 鳥

古詩七首　律詩二十五首

### 鳳凰臺

曽曰此詩思見太平之君子也○鄭曰酈道元水經云水南逕槃頭郡東而南合鳳溪水水上乗蜀水於廣業郡南逕鳳溪中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時有鳳凰止其上故謂之鳳凰臺北去郡三里

亭亭鳳凰臺 洙曰謝惠連亭亭映江月西京賦干雲霧以上逹狀亭亭以迢迢劉公幹亭亭山上松○師曰乃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于此所謂鳳凰臺上憶吹簫是也○端本曰亭亭高貌 北對西康州 鄭曰地理志河池郡後周改曰鳳州領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康州大業初廢唐地理成州同谷郡武德元年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元年州廢西魏槃頭郡亦唐興州之長舉縣也 西伯 洙曰西伯文王也 今寂寞鳳聲亦悠悠 洙曰西伯時鳳鳴于岐陽○師曰文王七年受天命鳳鳴于岐岳而興王道旨文王既没鳳聲亦息而不聞是

詩寓意傷當世賢者不進蓋鳳之爲物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喻賢者出處之道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我能剖心出蘇曰孔郁諫靈帝帝不納郁曰昆能剖出此心後世名莊子比干剖心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甚務符曰春秋元命苞周成王時大治鳳皇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文瑞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坐看綵翮長鄭曰始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洙曰一云圖讖圖飛下十二樓洙曰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十二玉樓圖以奉洙曰一作膚至尊修可曰春秋元命苞皇帝遊元扈洛水之上注元扈石室也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鳳以垂鴻猷蒼頡曰右按山海經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薦曰鴻猷大道也鳳垂鴻猷所以表大道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爲此羣盜何淹留洙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

食非醴泉不飲五靈王者之嘉瑞○師曰此甫所以感鳳而思見賢人以致治平之効也

##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趙曰此篇甫託興君子小人且明朱鳳乃衡山上之物也因其物而有作乃以爲興矣韻書云嗷嗷衆口愁也詩哀鳴嗷嗷側身長顧求其羣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洙曰時亂離日久賢者思引其類有爲而不可得者也○師曰鳳以喻君子時甫困於荆衡不得其志故云翅垂口噤心甚勞黃雀喻細民也時兵興之際小民尤困於征役甫欲引其類以進澤及下民而爲小人之所族故鴟梟相怒號

## 杜鵑

華陽風俗録烏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烏聲哀而吻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則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興農事識者謂此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甫自注爾後人誤寫○謝曰或者謂前

四句非詩也盖甫於題下自記杜鵑事後人誤寫之耳
或曰正古之謠語豈復以韻為限耶按博物志杜鵑生
子寄之它巢百鳥為飼之且禽鳥之微猶知有尊故子
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盖譏當時之
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天寶已後天下多棘刺
史不能致節於君者可得而考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
而實致職以貢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恃
固以自玩擅軍旅絕貢賦以自固者如杜克讓之在梓
川為朝廷西顧之憂是東川無杜鵑耳嵩雲安刺史
微不可考其尊君者為有也懷貳自固者為無也不在
夫杜鵑真有無也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洙曰子美結廬在浣花里）有竹一頃餘
喬木上參天（蘇曰上林苑喬木參天松篁陰合珍禽奇獸自然駢集○趙曰曹子建云荊棘上參天）杜鵑
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趙曰鮑照行路
難云中有一鳥名杜鵑云是古時蜀帝魂公所用蓋出於此也至
若此翁常再拜而重之不能拜而淚下則尊君之意前人所不到

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洙曰一作喧 仍為餧其子。洙曰謂杜鵑養子於百鳥巢百鳥共養其子而不敢犯 禮若奉至尊。洙曰成都記曰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亦曰望帝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荊州人鼈靈死其尸泝流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焉後望帝死其魄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云子規深春乃有聲貫低且怨與比之思歸樂都不同也洛京東西多此鳥人以為子規者誠妄矣又云宇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三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 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洙曰管子枯鴻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詳故以為贄○趙曰謂成行列而飛所以謂之鴈序也 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洙曰古詩幾世亂而不能明臣之義者禽鳥之不若也○修可曰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歎息下淚如流

泉○余曰百斛明珠云崇都王誼伯書江瀆驛壁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所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盡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誤矣蓋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要偶偶者然也且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如江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為鳥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猶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礼若奉至尊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必自唐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不能致節於君者可得而考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貪臣以自恣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万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為有也懷貳者為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窺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為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 趙曰按蜀記者有姓名字號望

帝字死俗傳化為子規鳥一名鵑蜀人聞子規鳥皆
曰望帝遂於鵑字加杜姓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寄巢生子
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
眼身羇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
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
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
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洙曰此詩注逆在
杜鵑詩乃○趙曰
鮑照行路難云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
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
死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今公所謂哀痛口流血文有
摧殘之語及末句憶羣臣趨且云萬事反覆蓋出於此也○師曰
時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蜀既失帝位奈何又弃骨肉而孤
寓他邦是時諸王公主皆為賊所翦滅豈非杜鵑化而以老烏之
比乎觀此詩有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羇孤萬事反覆何
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之語詳味其旨蓋為明皇感嘆者也杜鵑
蜀帝也國云身死怨不化為杜鵑鳥每生子天寄君百鳥之巢百鳥
之巢百鳥為之哺飼其子帝以四五月悲鳴流血血染山花其色

鵑紅號為杜鵑花然其聲哀怨者豈非若新國之亡而身摧殘變而為禽耶肅宗即位靈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而使之爵孤在蜀明皇出是悒怏不得意至於化去其亦不免於怨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

## 杜鵑 新添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叢樹木中搶佯瞥捩雌隨雄鄭曰搶七羊切佯音羊瞥匹烈切捩力計切毛衣慘黑貌憔悴眾鳥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栖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禿苦饑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斆學傳遺風廼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洙曰此詩注並在杜鵑詩內

義鶻行彥輔曰感鳥獸猶見義而動也

陰崖有蒼洙曰一作二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洙曰噬一作之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蘇曰定遠疾過隍中至門燉煌氏羌掃殄殆盡黃口亦無存者○趙曰陰崖出長笛賦惟鍾籠之竒生兮于終南之陰崖朝飡出楚辭背吸以朝飡也黃口出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皆黃口也其父從西歸洙曰一作來一作飛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鄭曰捩練結切拗捩也嗷哮來九天鄭曰上古弔切深聲也下許交切脩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時可曰石勒與李陽隣居歲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高空得蹭蹬洙曰海賦蹭蹬波失勢貌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洙曰江賦揚鬐掉尾左傳尾大不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

鳥最急難心惆然注曰孔融云鷙鳥累百常棣兄弟急難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濁水渭此事椎夫傅飄蕭覺素髮注曰潘安仁班鬢彪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凜欲衝儒冠注曰欲一作列盧子諒詩怒髮上衝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眄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蘇曰陸遜贈政論曰不以典刑善惡焉能激壯士之肝膽耶

呀鶻行新添○鄭曰呀虛加切張口也

病鶻卑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雁歸鴉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向踈翮稀毛不可狀強神迷復皂鵰前俊材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颯石巃嵸洙曰潘岳西征賦巃嵸畐迫注巃嵸高六貌也〇鄭曰巃力空切嵸即空切嵯峨貌

哀壑杈枒浩呼洶鄭曰杈初牙切枒五加切中有萬里之長江盂夢符

曰右杈出說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曰吾若万里長江何能千里一曲即周顗也迴風滔日

撫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修可曰楊子雲甘泉

賦曳虹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師古曰宮室廣大自然有紅紫之壯氣二鷹猛腦絛徐墜洙曰

見黑白二鷹詩注荊公蘇公本並同〇趙曰舊本作徐侯鏃珠無理義〻工介甫曰善本作絛絛墜於理或然昔潘岳雨行賦有云

始蒙譏而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溪虎野

羊俱辟易鄭曰辵音壁下音亦〇洙曰新唐書裴旻嘗射虎一日斃三十六頭見一老人曰此彪也前有眞虎將軍遇

之殆矣旻怒馬趂之果有一小虎伏地而吼旻又馬辟易弓矢墜地〇趙曰辟易字祖出項羽傳揚喜追羽羽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

師古注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也注引張旻又射虎事誤矣韝上鋒稜十二翮鄭曰翮古侯苦侯切

切○詵曰鮑明遠昔如講上舊將軍勇鋭與之敵將軍樹勲起安西昆崙虞泉入馬蹄夢符曰右按楚辭因盡元於虞淵注虞淵日所入也淵與泉同白羽曾肉三後猊詵曰白羽箭○趙曰白羽箭也猊師子也○鄭曰後先丸切猊五兮切師子一走五百里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詵曰云入蜀雲惡鳥飛飛啄金屋詵曰謂賊陷長安○蘇曰崇家居云鵂鶹惡鳥下啄金屋又棲頭擱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詵曰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也○趙曰啄金屋言可憎之惡鳥啄富貴家之屋至當得角鷹開破之江總曰蕭鳥飛飛有時罷黃武帝曰阿嬌當以黃金屋貯今公取其貴而用之耳○師曰悲臺呈長江先言荊楚風景故述角鷹之所由出也龍嵸高大貌攲斑不齊貌鷹有角亦若馬有肉鬷也蛤為奇特騏子雲云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蘢以混成曳虹彩之流離揚翠氣之宛延顏師古曰言至曠大自然有紅紫之氣此云斬翠氣亦謂青油幕下軒揚其翠氣也杜田公軒昂氣巩理或不然王弁馬與徐侯豨皆趙內公猛將故子美以二鷹為猛驅況之趙胡語恩頭地辟易退卻自不自揣言不保其性命講以皮謂其臂也安西都護府崑崙虞泉皆在西白羽乃箭名三後猊喻西域三部王公

起于安西，皆擒西域胡酋，其敢決頰似是鷹鷂，故美之。金屋謂天子黃金闕也。惡鳥喻史思明殘黨猶陷長安，故子美欲得王公驅其群以清六合，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雜糅，故曰梟鸞分。梟，食母之鳥。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 趙曰：此專詠鷹鷂如雲之飛、如玉之立，皆言其白。至清秋之尽，則序所謂臘後春生騫能避暖是也。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事網羅求。趙曰：序云羅者久取竟未能得也。一生自獵知無敵，趙曰：鷹鷂所以用獵也，謂其野鷹鷂，故云自獵。庾信詩云：野鷹鷂能自獵，江鷗解獨漁。百中爭能恥下韝。洙曰：史滑稽傳注：韝，臂捍也。東觀記：太守桓虞署趙勤爲督郵，虞令自去，虞歎曰：善吏如使良鷹鷂，下韝命中。鵬礙九天須却避，趙曰

孔氏志曰楚文王雅好田獵有一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颻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之於是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物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飛焉故爲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

兎經三窟莫深憂 洙曰鵬事見莊子焉誤曰狡兎所以免於死者有三窟今爲君一窟矣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 洙曰元命苞瑶光爲鷹○趙曰北方之極也北方肅殺之氣故鷹多生於此

正翮搏風超紫塞 趙曰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

玄冬幾夜宿陽臺 趙曰善本作玄舊作玄冬非也字出梁元帝纂要冬曰玄冬

虞羅自各虛施巧 洙曰隋魏彥深鷹賦可虞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束

春鴈同歸必見猜 趙曰此序所謂臘後春生鶱飛避暖故云與鴈同歸

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洙曰鴈門有紫塞城草皆紫色故曰紫塞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 裴曰遠行曰邁 旅次展崩迫 趙曰易旅卦有旅即次 任彥昇辞奪礼啓云不任崩迫之情

愈風傳烏雞 洙曰本草以烏雞雞治風 秋卵方漫喫 趙曰春卵可以抱育而秋卵充食而已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 洙曰楚人以火炙竹去其汗謂之殺青欲其耐久也

終日憎赤幘 洙曰赤幘雞之有冠○趙曰小說載空宅有怪或居之中夜有赤幘而來問其怪類答曰老雄雞也

踏藉盤案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觜爪還污席我寛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勍敵籠柵念有脩近身見 洙曰一作知 損益 洙曰言非特制雞而已於近身之事亦可知損益也

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 洙曰風雨晦明不乱其鳴也

亂離減憂慼 洙曰雞鳴之詩序詩者以為乱世則思君子

子子美之減憂慼其可見矣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洙曰以不改其度也倚賴窮歲晏撥煩去洙曰一作皮冰釋趙曰莊子渙兮若冰將釋未似尸鄉翁拘留盖阡陌洙曰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百餘董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販雞及賣子見列仙傳

縛雞行鄭曰縛伏約切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蘇曰杜蒜注目寒水擡首思歸梁歌終日倚小閣望遠水悠然自樂後隱天台山不知所之○趙曰人之得失如雞虫又且相仍何時而了乎至於注目寒江倚山閣則所思深矣近世惟黃魯直達此詩之旨其書酺池寺書堂云小黠大癡螳螂捕蟬有餘不足夔憐蚿退食歸來北窻夢一江風月趁漁船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師曰愛虫則害雞愛雞則害虫利害得失要在權其輕重而爲之除寇則勞民愛民則養寇其理亦猶是也與其養寇孰若勞民與其食虫孰若存雞

## 雞

紀德名標五 洙曰田饒曰夫雞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見敵而鬭勇也得食而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烹而食之其所由來近矣

初鳴度必三 洙曰禮文王世子雞初鳴衣服至寢門○蘇曰雞經未曉而必三唱古詩云三唱遠村雞

殊方聽有異 洙曰晉祖逖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曰此非惡声因起舞

失次曉無慙 洙曰詩雞鳴匪雞則鳴蒼蠅之声後漢䖍門失守開雞刺世○趙曰公在夔為殊方於殊方而聽雞鳴有異於中原之它日則以雞失鳴之次而天既曉矣殊無慙赧也此陳壽国志所謂失旦之雞者矣

問俗人情似 充庖爾輩堪 洙曰禮充君之庖○蘇曰梁緒兄羣雞而語曰爾輩堪充吾庖之上庖

氣交亭育際 趙曰梁劉孝綽啓曰一物之微遂留其育

巫峽漏司南

## 歸燕

洙曰此詩公託意以自喻也自東樓下皆有所感而作然以前賢措意皆趣一時之興故不敢妄生意思曲為穿鑿也

不獨避霜雪 其如儔侶稀 四時無失序 八月自知歸

洙曰言四時迭運自得其序而以炎涼往來者乃燕之自知爾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

故巢儻未毁會傍主人飛 鄭曰傍去声○師曰此詩公託意以自況也避霜雪言避亂也四時迭運自有炎涼公之去就非若俗燕之奔競也故巢喻故鄉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 洙曰見銜泥附炎熱注 舊入故園常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 洙曰 一作君 室 洙曰古詩思爲双飛燕銜泥巢君室 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霑巾

雙燕

旅食驚雙燕 洙曰一作双飛燕 銜泥入此堂 洙曰魏文帝書旅食南館古詩思爲双飛燕銜泥巢君堂 應同避燥濕 夢弼曰右按春秋左氏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

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 趙曰梁吳均燕詩問余來何遲山川幾紆直

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趙曰言當秋而身於天地之間存在亦如燕捨此而去○禹稱曰此詩子美托物以見已意

鸚鵡 魯曰一云翦羽鸚鵡注皆是禰衡賦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 洙曰禰衡賦性辯慧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趙曰憶別則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

翠衿渾短盡紅觜漫多知 洙曰紺趾丹觜綠衣翠衿○趙曰以言語而階亂將不密以致危也

未有開籠日 洙曰閉以彫籠翦其翅羽鷦鷯賦鸚鵡慧而入籠 空殘宿舊枝 洙曰想昆山之高峻思鄧林之故枝

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洙曰魚同殊於毛羽故殊智而異心

子規

洙曰子規杜鵑也公有杜鵑行云涪万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可見矣○蘇曰非親到其処不知此詩之主也

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凄 趙曰於春風之中眇眇見之也 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趙曰一作故傍旅人低非是蓋巳言愁不應更言旅人也

##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 洙曰一云難與相見 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鮑曰王直方詩話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反舌有声讒人在側乃解老杜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按周書月令乃周公時訓也百舌之爲反舌見鳴烈時則訓仲夏注朝野僉載百舌春轉夏止唯食蚯蚓正月蟄開蚓出而來十月蚓藏而往○蓍舒曰古按呂氏春秋反舌有声侫人在側○十朋曰反舌鳥能反復其舌隨百鳥之鳴

##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 洙曰一作衆 老翁

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洙曰一作日暮波濤中洙曰此杜公自喻也鱗介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鶢鶋亦蹭蹬聞道如公猶避風洙曰見八哀詩鄭虔詩注○師曰黄鵠高於五尺童追思少年時也化爲白鳧似老翁傷衰暮也故畦遺穗已蕩盡喻傷家鄉爲寇焚蕩也故詩以喻其艱難鱗介腥膻素不食言已不食不義之祿也鶢鶋海鳥止於魯東門爲避風也于元擧如反喻甫亂依夔州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洙曰應德璉詩朝雁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無浪語洙曰見雖無南過雁注○蘇曰孔琛憑悉雁繫書真浪語耳其迷過於刻劍守株者愁寂故山薇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 洙曰一作声声飛念羣 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 師曰鮑當孤鴈詩云更無声接緒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有不飲啄念羣之語孤之中乃有不孤之念而誰憐一片影相失乃重雲又有不忍之意乎 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鵶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 歸鴈

春来萬里客 洙曰一作東 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向 洙曰一作正 北飛 師曰甫客居万里外覩鴈北飛傷己未有歸期曾鴈之不若也

##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鸂鶒亂爲羣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師曰鴈有序喻兄弟寇亂諸弟離散有阻隔故云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 洙曰蕪城賦北走紫塞鴈門謝靈運

詩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矰繳絕須防費符

曰右按文選班固兩都賦與鴻雁御矰繳○師曰矰繳言以繩繫矢而射之

舟前小鵝兒洙曰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曾城暮狐狸奈若何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亭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迴首洙曰見鳳沼被召爲僕射注○趙曰公以自毁也荀勗罷中書令爲尚書人賀之乃曰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爲報籠隨王右軍洙曰見鵝貴羲之墨注○師曰房琯相肅宗以兵敗陳陶責爲房州刺史今漢州城西池乃琯所鑿王羲之性愛鵝道士常以鵝易其字

鸂鶒彥輔曰臨海異物志鸂鶒水鳥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故使籠寬纖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

六翮曾經剪 夢符曰右按韓詩外傳曰鴻舉千里恃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握飛不爲加下 孤飛恣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洙曰宋謝惠連鸂鶒賦擢羽翩翩又云宛爾翕習於籠樊

##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 洙曰一作中庭 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 洙曰諸葛謂張溫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粱霑 洙曰一作知 汝在作意莫先鳴

## 鷗

江浦寒鷗戲無它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 洙曰一作浴 風生一任飄 趙曰鷗性耐寒南越志鷗常以三月風至乃還

洲嶼幾搴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獸

## 古詩八首　律詩七首

### 遣興二首 同作五首三首見懷古門

天用莫如龍 洙曰漢食貨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有時繫扶桑 洙曰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經于闇泉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注扶桑東方之野六螭即六龍也 頓轡海徙涌 洙曰郭璞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蘇曰李齊六鼇頓轡倚徇怒湧命鼇蘸漂蕩 神人身更長 蘇曰元狩中海岸有神人身巨而長持戟行於淡煙叶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 蘇曰樊入中原已有眞主此外英雄徒自爭強 吞聲勿復道 洙曰王育往事吞聲拊膺不復道 眞宰意茫茫 洙曰老子有眞宰足以制萬物○趙曰鮑照詩吞聲躑躅不敢言○莊子若有眞宰存焉而不得其朕也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趙曰易曰壯馬也類行地無疆故云地用良者良馬也苟無良馬何以記取之乎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渥洼種洙曰渥洼見前注○趙曰追風秦始皇七馬之一名渥洼種見漢武帝紀元鼎四年有神馬出於渥洼之中態與駑駘異蘇曰毛邵見虜玠曰是兒乃渥洼種其骨白與駑駘不羣風神自異不雜蹄齧閒逍遙有能事洙曰莊子馬蹄篇

## 沙苑行

君不見左輔白沙白如水繚以周牆百餘里鄭曰繚力鳥切○洙曰前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諸弁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班固西都賦西郊有上囿禁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其中乃有大宛之馬百官公卿表注馮輔也翊左也三輔故事曰上林連綿四百餘里張平子西京賦繚垣綿聯四百餘里矣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洙曰前漢禮樂志天馬歌龍之媒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歌本紀不載惟元鼎四年秋馬生渥

法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注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窪曲之渥師古曰渥音握洼音於佳反西域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流赭神異經大宛馬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乘者當以綿絮纏頭

**苑中騋牝三千匹** 洙曰定之方中騋牝三千毛氏馬七尺曰騋騋馬牝馬也西域傳張騫爲漢武言宛多善馬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唐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張萬歲勾當羣牧麟德間至七十萬六十匹風俗通曰馬一匹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匹與馬之相匹耳韓詩外傳吳門馬如一疋練

**豐草青青寒不死** 洙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古詩青青河畔草漢童謠千里草何青青

**食之豪健西域無** 鄭曰食音嗣○洙曰西域大宛國馬嗜苜蓿周王褒謝馬於邊城無草○趙曰塞時草當死而沙苑之地宜草雖寒而不死以之食馬則豪健雖西域出馬之地亦無此豪健也舊注非

**每歲攻駒冠邊鄙** 洙曰

作牧周禮夏官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注攻駒秉其蹄齧者閑之又校人春執駒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也月令仲夏須馬政注教駣攻駒之類也

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廐皆雲屯 洙曰矯矯虎臣西都賦披飛廉入苑門西域傳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漢有騊駼橐泉駒駼承華五監各有長丞文又有未央承華騊駼龍馬輅軨大廐六廐皆有令漢苑三十六所在邊劉表傳雲屯冀馬虞子陽雲屯七萃士陸機胡馬如雲屯

驌驦一骨獨當御 鄭曰上息逐下色莊切○洙曰左傳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子常子常歸唐侯馬融曰驌驦鳥也馬以之選張景陽七命云駿唐公之驌驦

春秋二時歸至尊 洙曰魯莊公新作延廐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中分也春分出之秋分內之○趙曰虎臣所掌之馬雖多而其中惟驌驦一種之骨充御故一年之中春秋兩次進之舊注引周禮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春分出之秋分入之非是

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 洙曰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四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魏武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詩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趙曰言櫪中坰外空大存之而不如驌驦之駿異也

逸羣絕足信

殊傑洙曰顏延年賦伊逸倫之妙足又別輩越羣蜀志關羽傳諸葛謂羽曰馬超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魏文帝與孫權馬書曰壯馬善中國雖旣馬其如此絕足亦必曹畋馳馬射畋何逸羣之奇駿倜儻權奇難具論鄭曰上他○下他朗反不羈也○洙曰禮樂志俶儻精權奇顏延年賦雄志倜儻精權奇騕褭追阜藏奔突鄭曰追都回切往往坡陁縱超越洙曰列仙傳穆軌騎乘逍遙絕處能超越語人曰龍也逍遙渾詩遠冊有超越○趙曰言沙苑之地其高者追阜則馬之奔突可藏其稍峻陂陁則馬能超越以美馬之適性且材健也文選凌厲超越角壯翻同麋鹿遊洙曰顏延年賦分馳迴場角壯永埒韓子曰如耳說衞嗣君君說之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以鹿者有千金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何也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今如子雖辨智亦不爲賓人用吾是以不相也梁肓吾語以鹿粉含笑孟子曰與麋鹿豕游伍被傳見麋鹿遊姑蘇臺浮深簸蕩黿鼉窟洙曰龐公傳栖魚鼇穴於深淵之下○師曰壯篇甫寓意於祿山而爲之若曰唐家諸將爲不必玄宗皆以凡材視之獨以權委之祿山其見寵貴故云驌驦一骨獨見御終使祿山難制奔突超越一旦反於范陽河北爲之震蕩豈非簸蕩黿鼉窟乎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師曰甫以馬比祿山又以魚比史思明

盡思明乃祿山將相終而叛故甫託意焉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洙曰夏官馬質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歟鄭延年賦稟蠶月駟祖雲螭也○趙曰龍或魚化化或馬化為故異物同精氣也出易精氣為物舊注引亟原蠶事非是

## 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洙曰一作骸○鄭曰骼各額切禽獸之骨硉兀如堵牆洙曰郭璞江賦巨石硉矹以前却禮觀者如堵牆○鄭曰硉郎兀切危石也○洙曰骨高皃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洙曰東京賦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之沛艾西京賦仍奮翅而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洙曰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脊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左髆髀膊細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眾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剝落雜泥滓鄭曰乾居寒切滓阻史切

○洙曰雜卦剝爛也物熟則剝落也 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

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

黃 洙曰乘黃署後漢太僕有未央廄令魏改為乘黃廄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為名乘黃亦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皁一云神黃獸名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 當時歷塊誤一蹶 蘇曰蹶音厥

委棄非汝能周防 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見人慘澹若

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為伴 洙曰一作侶 日暮

不收烏啄瘡 洙曰不一作未收一作衣 誰家且養願終惠 洙曰顏延年赭白馬賦願

終惠養蔭本枝兮 更試明年春草長 師曰按唐史房琯有宰相器其才亦長於戰時帝命琯將兵與賊戰陳濤斜琯儒者不知兵用春秋車戰法為賊所敗帝怒斥琯為邠州刺史夫人之材各有所長琯長於輔今用違所長是以兵敗奈何一跌不復故唐史為之歎惜甫此詩寓意於琯之見棄而朝廷寡恩莫之終惠甫欲再試用之以盡其所長斯可矣故末章有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之句

驄馬行 彦輔曰太常梁卿勑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 洙曰晉杜預耽思經籍為春秋傳解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曰臣有左傳癖又王濟傳字武子性豪侈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埒洛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洛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也○趙曰馬乃梁卿受賜於君不可以予人鄧公愛而取之非是故公詩以鄧公馬癖譏之也 初得花驄大宛種 鄭曰宛於表切○洙曰西域傳大宛国多善馬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与集生駒號天馬子 夙昔傳聞思一見 希声曰南史蕭摩訶千聞不如一見 牽來左右神皆竦 雄姿逸態何崷崒 鄭曰七自秋下昨沒切○洙曰顏延年賦弭雄姿以奉引西都賦岩峻崷崒傳玄鷹賦雄姿逸出逸氣橫生 顧影驕嘶自矜寵 鄭曰嘶先奔切○趙曰在人有顧影自憐者矣在馬亦宜然故使自矜寵也 隅目青熒夾鏡懸 洙曰顏延年賦從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又睨影高鳴將超中折 西都賦琳珉青熒○趙曰張平子西京賦猛毅髬髵隅目高匡注云隅目謂目有角也 肉騣

騠騮連錢動 鄭曰騠烏罪切騮力罪切。洙曰爾雅青驪驎驒今連錢驄也梁元帝紫騮馬詩金絡飾連錢○蘇曰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項下垂胡側立聞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騣也乃知鄧公驄馬行肉騣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騣

朝來久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 洙曰韓子馬似鹿者直千金又漢使壯士持千金請宛善馬潘岳珥筆華軒王景玄長想馮華軒江淹詩史乘華軒

赤汗微生白雪毛 洙曰漢書霑赤汗沫流赭東觀漢記曰漢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覩是其然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

銀鞍却覆香羅帕 洙曰陳相孫登詩落映迺銀鞍徐敬業汗馬羅銀鞍周弘正詩銀鞍耀紫韁

卿家舊賜公能取 洙曰一作有之

天廄真龍此其亞 洙曰周禮凡馬八尺以上爲龍禮記孟春之月天子乘蒼龍○趙曰天廄真龍乃天子所御之馬也非天子所賜不得而有之以御家舊物而能取其亞非以勢迫之則以利誘之百計求之矣

晝洗須騰涇渭深朝趨可刷幽并夜 洙曰顏延年賦簡偉塞門獻狀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

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 洙曰晉曹毗馬射逸羽不能企其足顏延年云天馬狀水杕驚鳧七命曰驚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

驌驦馬融曰驌驦鳥也不與八駿俱先鳴洙曰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赤驥盜驪白義渠黃華騮綠耳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洙曰春秋考異郵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修可曰有雲雨而降精此所以為神異瑞應圖曰龍馬者河水之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彥輔曰肯使一作知有○趙曰將下詔取之為天子之御矣○希聲曰未竟歸功于鄭公以此馬盼鄭公非塵世所能容只恐天詔將下騰踏帝庭故云云

高都護驄馬行師曰高適為哥舒翰掌書記甫嘗送以詩云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至是為安西都護其言豈不有徵

安西都護胡青驄洙曰前漢鄭吉傳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唐安西郡東至烏耆鎮去交河郡七百里西隣吐蕃西連疏勒去葱嶺七百里北拒突厥貞觀中初置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茲城聲價歘然來向東洙曰顏延年赭白馬賦聲價隆振又曰歘聳躍以鳴鶩漢禮樂志太初四年亦穴馬歌曰天馬來歷無草

經千里循東道往馬從西而來東也○趙曰歘音許勿反有所以吹起皃言馬致用之地在西而傳言於東若吹而來也此
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趙曰臨陣成功指言高都護所御也功
成惠養隨所致洙曰顏延年賦顯飄風洙曰一終惠養陰本枝兮飄颻作風遠自流
沙至劉曰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趙曰其至也遠自流沙負天馬之種也雄姿未受
伏櫪恩洙曰顏延年賦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侍御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梁元帝
謝馬啓矧伊伏櫪弥結懷恩傳玄鷹賦雄姿邈代逸氣横生猛氣猶思戰場利洙曰傳玄鷹賦六翮
猛氣又隋魏彥深賦資五方之猛氣○趙曰言雖之皃战而非馬之本心故思奮於戰場以爲利曰○師曰適年五十爲書記十年
出爲都護甫常送以詩云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則知適之罷都護年已老矣猶欲爲國家立功故甫有是句也腕促
蹄高如踣鐵趙曰腕欲促蹄欲高丈穩如踣鐵皆馬之訣也交河幾蹴曾冰裂洙曰
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顏延年賦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神異經蹄之如汗腕可握○趙曰曾冰是冰名東方朔神異記
曰北方有曾冰万里厚百丈今公言交河西邊之地有曾冰之冰馬幾度蹴踏之而破裂舊引顏賦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

非是蓋胾謂騎射耳玄蹄素皮皆射帖名而霜散 五花散作雲
氷裂皆射帖之声与馬踏氷裂之義豈相干乎
滿身 孝祥曰西域傳大宛国多善馬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
五色牝馬置其下与集生駒号天馬子○趙曰此言馬之
貴如曰个个 萬里方看汗流血 洙曰天馬歌躡容与迣万
五花文是也 里文曰霑赤汗沫流赭顏
延年賦曰嘗門沫赭汗溝走血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戰国
策白汗交流白馬篇劒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時可曰周穆王
傳驊騮騄耳日馳三万里○趙 長安壯兒不敢騎 趙曰以善
曰汗血之姿非力里无以見 高都護之
獨能 走過掣電傾城知 鄭曰掣尺列切○洙曰沈休文詩曰
騎也 長安輕薄兒習傳玄詩童女掣電策
童兒挽雷車李延年詩一顧傾人城○趙曰言馬之行如電辛国
皆拘舊引傳玄詩童女掣電策童兒挽雷車非其義○求曰馬善
行者追風逐電走過如掣電 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
蓋言疾也不敢騎畏其太疾
横門道 鄭曰横音光○洙曰梁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懸玉韁
又云宛轉青絲鞚莊子穿牛鼻絡馬首○馬曰方肅宗
中興安史之難巴平吐蕃不敢入寇故此馬老於絡
頭无緣再出横門甫厭乱願治之心可見横音光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鄭曰鄠扶古切扶風縣名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洙曰金牛地名。余曰昔秦欲伐蜀无路通，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繞通，秦伐蜀取其国。因号所開之山曰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洙曰漢水漢江水也，在楚地方城暮靈州洙曰靈州靈武郡，唐理迴樂縣，秦始皇屬北地郡。趙曰肅宗即位靈武，故迴鞭見天子，則自漢水而來靈州也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趙曰急難材如劉備之的驢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慕容垂之逼也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梅曰黃伯仁龍馬頌曰耳如削筩，目象明星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趙曰已收復東京矣，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洙曰一作鬣鬐。鄭曰渠伊切，馬鬐鬣也。沈曰伯樂相馬經云鳳臆龍鬐，言馬胷如鳳，馬鬐如龍，真良馬也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師曰言馬有精神也，良馬不怕寒，踏雪嘶風而力愈健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新添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疋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鬭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疋無龍媒眞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顦顇衣冠往往乗蹇驢梁公富貴於身疎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爲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羅網羣馬藉馬多氣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略滄溟深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强梳白髮提胡盧手兼菊花路傍摘九州兵革

浩茫茫茫〻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涕淚潸君不覺老夫神內傷、

秦州雜詩一首 同作二十首二首見寺觀門餘見都邑門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 洙曰阮籍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趙曰此篇專賦天馬也出漢書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天馬 浮雲連陣沒秋草徧 洙曰一作滿 山長聞說真龍種 洙曰天馬倈龍種也 仍殘 洙曰一云空餘 老驌驦 洙曰見驌驦一作骨獨當御注○趙曰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唐人語以余爲殘盡言所余驌驦遺而不用於戰故哀鳴思戰鬬也豈非公自況耶 哀鳴思戰鬬迥立向蒼蒼

玉腕騮 洙曰江陵莭度衛公馬也

聞說荊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驂飄赤汗 洙曰漢歌天馬下霑赤汗 跼 洙曰詩正月注跼曲也蹐累足也曹子建名都篇走馬長楸間 蹐顧長楸胡虜三年入乾

坤一戰收趙曰祿山夢綰之亂二年之際遂收復斯爲一戰收矣衛公之馬豈正於此時得用乎舉鞭

如有問欲伴習池遊洙曰襄陽記峴山南習郁大魚池山季倫每臨此池飲輒大醉而歸常曰此我高陽池也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去何處來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 房兵曹胡馬詩

胡馬大宛名鄭曰宛於袁切○洙曰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

鋒稜瘦骨成趙曰張耒曰馬以神氣清勁爲佳不在多肉故云云

竹批雙耳峻鄭曰批蒲迷切○趙曰後魏賈思勰載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

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柰觀曰空闊謂遠也

眞堪託死生洙曰如鳥獸之的盧是可託死生鄭之小駟則異於此○蘇曰齊繆叔見張儀論議之久回語子姪曰張儀慨慷眞君子人雖死生堪託北有中國之意也○趙曰如劉寂之爲慕容垂所逼策馬跳五丈澗而脫也

驍騰有如此洙曰顔延年赭白馬賦埶云品驍騰

萬里可橫行蘇曰劉章曰吏我得三尺決刃立止靜兩川兵甲萬里亦可橫行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趙曰此詩使出于方事由于方出野見病馬興歎者也曰此故公家畜也羅疲而不能為用故出狀之曰必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命來帛贖之毛骨豈殊眾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師曰此詩託意人君始用其才終乎捐棄而失之寡恩也

麑鄭曰居履切

永與清溪別蘇曰夷陵風俗記曰清溪山多麑麝蒙將玉饌俱洙曰爾雅曰麑大麕旄毛狗尾梁王筠四言詩玉饌駢羅○秦曰左太冲吳都賦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也無才逐仙隱蘇曰九華隱翁不知何許人常騎一白麑往來人莫識其姓名年紀唐武后多召不起後與麑同隱山不出○趙曰仙家嘗乘麑車也不敢恨庖廚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鄭曰王元行求安路聞有物鳴林中問樵者曰何聲曰麑也鳴即死必須果為備人大獲元歎曰為爾之微聲已章禍機不可免○趙曰言亂

世輕全生之物才聞鹿鳴之聲則榴隨之矣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洙曰文十八年傳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趙曰言衣冠之人行如盜賊唯知饕餮而已故使人多害生物以充苞上在所須之間焉○鄭曰饕吐刀餮他結切貪飲食也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趙曰人生不免艱難矣然不知隱見之機若猿則知之也蓋猿之便捷嘗隱蔽林之中慣習元從眾趙曰言便捷之慣衆猿皆如此全生或用奇趙曰得以全生如搏矢避弓之事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猨樹樹懸舉家聞若欬洙曰又作挽一云共發為寄小如拳預哂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惠者童

稚捧𤟹癲 師曰小如拳言胡孫至小者爲奇也初調見馬鞭言始調狎之則用笞捷如馬之見鞭而後行也

虫

律詩三首

促織

促織甚微細 洡曰促織絲秋㷛也 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 趙曰人於置牀下也 久客得無淚 蘇曰王粲久客遊也對此景物豈得無淚 故妻難及長 洡曰久客故妻皆羈苦易感者 悲絲 洡曰一作絃 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洡曰絲管之感人不若虫声之自然也○師曰促織誅虫也常夜鳴其哀切故動人此虫常吟於草根夜入人牀下使久客故妻皆羈苦易傷感者也雖有悲絲急管不若此虫声也

螢火

幸因腐草出 洡曰月令腐草化爲螢 敢近太陽飛 洡曰太陽之光因非螢火之可

近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者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

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師曰螢出於腐草喻小人起於微賤而侵陵大德之士一日時清必蒙擯斥故云飄零何處歸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趙曰言入於坐人之衣也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魚

律詩二首

黃魚

日見巴東峽洙曰荊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

洙曰韓愈又魚詩飼犬驗今朝○蒼石詩曰右按鹽鐵論江陵之人以魚飼犬○逸曰王充論衡云彭蠡之濱以魚飼犬長大不容身筒筩相沿久洙曰筒筩捕魚器也○趙曰筒筩蓋布水中以繫餌觀其沒以為驗而臨其用以取之也風雷肯為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

## 白小

白小羣分命洙曰物以羣分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洙曰西京賦獲胎拾卵蚳蝝盡取○趙曰微細所當有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二十四

花草竹木

花　古詩律詩共十六首

早花 新添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艷艷待香梅直若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花底 新添

紫萼扶千蘂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 蘇曰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衛玠在群伍中有異所至看者如堵號為璧人常乘白羊車 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趙曰此全篇言落花

江上人家桃李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鄭曰勾古侯切。趙曰古樂府薄命篇云豔花勾引落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癲傍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趙曰庾信畫屏風詩水光連岸動劉孝儀漫吉陽州詩曰䆁鼓揚風力赤憎輕薄遮入懷趙曰赤憎方言也公嘗云輕薄桃花逐水流是已遮之為言輒也如遮莫鄰雞下五更之遮珍重分明不來接洙曰一作折。蘇曰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花爛熳值諸公子從賞久之遂去公幹問僕曰損花乎僕曰无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不來損折使老夫酒興不空也遂飲花下作放歌行見玉堂別集溼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如毛蜜蜂胡蝶生情任偷眼蜻蜓避百勞師曰是時甫在舟中覩江上佳景春風細雨碧水紅花相映帶不勝喜樂因戲為新句以歌詠之雖眼前之事皆可樂然猶有輕薄可憎者但惟致重謝之分明不來相接以至從微循能縈沙惹草蜂蝶尚生情性況人而不能無動情乎蜻蜓避百勞百勞惡鳥恐為所害言人豈不如蜻蜓尚能全身遠害乎

江梅趙曰江邊之梅也如在嶺曰嶺梅在野曰野梅官中所種曰官梅而後之學者凡見梅便謂之江梅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是客愁何

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洙曰陸機樂府云山橫崇嵯峨潘安仁崇嶺鬱嵯峨陸又云崇山鬱嵯峨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洙曰梁書何遜傳不見揚州事○蘇曰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揚州花方盛遜對花彷徨終日

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 洙曰春一作花 幸不折

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 洙曰鄉一作春 江邊一樹垂垂

發 蘇曰吳防雪梅賦照寒溪之艷艷拂冷雪之垂垂趙子美雪中見梅作也今梅花中用垂垂字但可雪中梅花即用之 朝

夕催人自白頭

江頭五詠 彥輔曰王筠有才名沈約重之約於郊居作齋閣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

寫之餘不加篇題約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鄭曰都念切下也。洙曰尚書注墊溺也。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艶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懐粉身念洙曰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紛紛桃李枝處處惣能移如何貴此重洙曰一作稀如何貴重却怕有人知

梔子

曾曰漢書曰梔茜園注梔支子也本草曰支子一名木丹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梔子五株名山志曰攝石山多梔子齊謝眺有墻花梔子樹詩梁簡文帝有詠梔子花詩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沐曰蜀人取梔子色以染帛與道氣傷和沐曰梔性絶冷紅取風霜實沐曰實經霜則紅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江畔獨步尋花七絶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沐曰斛斯融吾酒徒

稠花乱蘂裊江濱沐曰裊一作畏行步欹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沐曰梁益記云少城張儀城。蒼舒曰右按左太冲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

壚所含賈商之淵則逐百里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注少城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洙曰盞一作鎖揚雄以免復召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從遊學喚取佳人舞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洙曰下愛字一作映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蘇曰齊魯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託是詩以不朽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蘂商量細細開洙曰蘂一作蘂

歎庭前甘菊花洙曰此詩譏小人在位賢人失所也

簷前甘菊移時晚洙曰簷一作堦趙曰菊以移晚而花遲故為失所爾青蘂重陽不

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鄭曰擷、奚結切捋取也。○洙曰芣、苢薄言采之薄言擷之。○趙曰此詩蓋刺餘子碌碌皆得貴近言芳則非不謂之才也特細瑣而已言升中堂則貴近之意公之言傷時細碎微瑣者用而出擢者廢也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洙曰古詩結根太山阿。○適曰南史劉彥節子俁詩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趙曰言枝葉長大如人文采之秀發而託根不得地反為風霜所埋也。○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涼瓜沙等州其谷産菊可以入藥移晚謂失其時也盡醉醒者人盡從菊而醉唯我無菊可從但醒而已殘花雖開已無況味夫復何益此正與屈原不遇其時而云舉世皆醉唯我獨醒同意甘菊喻君子衆芳細瑣以喻小人君子不遇時不見采擢小人反獲起升登于廟堂之上此與隰桑詩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無異也然賢者所涵養雖大柰何結托不得其人故至於失所而盡沒乎風霜甫作此詩觀其辭意含蓄其情可知矣

## 草　古詩律詩共三首

除草洙曰去蕁也。○蘇曰蕁草蜀中謂之毛蕁毛芒可畏觸之如蜂蠆治風疹以此草點之一身失去蒜

背紫者入藥
蔌山韭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人阻脩洙曰言草之毒者不必生於阻脩之処雖平夷之地亦有之也○高曰阻脩謂脩遠險阻之地也其毒甚蜂蠆洙曰左傳猶蜂蠆有毒○蘇曰梁準小人之言行甚於蜂蠆蜂蠆尚可去小人不可去故也○趙曰蓋孩之上皆芒刺觸之能螫人也其多弥道周洙曰道周道兩傍也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朱曰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蘇曰馬援見諂佞輩如芒刺在眼中○師曰草喻小人獮道周喻居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芒刺在眼求其去之之術焉能待高秋霜雪一霑凝洙曰一作衣蕙葉亦難留師曰春以喻賞秋以喻罰焉能待高秋急於去小人也蘭蕙香草以此君子今與類草同殺喻政刑無辨善惡莫分荷鋤先童穉洙曰陶僣君荷鋤稚有倦○劉曰先者以身率日入仍討求脩可曰莊子日入而息轉致水中央晏曰禮薙人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以釣舟載而致之水此水化也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洙曰左傳無使滋蔓敢使依舊丘洙曰鮑明遠復得還舊丘○師曰小人立黨其黨滋盛敢使依舊丘

謂小人不同近也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洙曰草去則幽芳之物伸矣此詩有所傷而云芟荑不可闕疾惡信如讎洙曰隱六年傳周任有言曰爲国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荑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之矣○斯言松竹有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既去則君子道長而松竹得遂其生養之性也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矣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趙曰言舊低卒附而收斂之葉以春而舉也新掩卷牙重趙曰言新掩蔽而翻卷之牙以春而重也步履宜輕過开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爲容

蒹葭

摧折不自守洙曰生質裊脆不能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雪墮木葉沉波洙曰言非歲寒之質也體弱春苗草叢長夜露多江

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洙曰亦一作只）

竹　律詩三首

嚴鄭公宅同詠竹　得香字爲韻

綠竹半含籜（洙曰謝靈運詩初篁苞綠籜）新梢纔出墻色侵書帙晚陰過酒樽涼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洙曰此詩公之措意極爲深遠以意逆志觀者當自知矣）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錦竹三數叢

華軒藹藹他年到錦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蘇曰阮籍居家有竹欲分蒼翠但數箇而已粗欲補闕也○師曰華軒則言韋明府下車來種錦竹已成矣故就韋乞）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鄭曰強其兩切。洙曰猶強自振立也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无辝洙曰詞一作亦幸近幽人屋蘇曰崔浩菜賦種近幽人之堊藏當野客之窻霜根結在茲洙曰言此竹質雖疲歎然得其所託以保其生矣。趙曰言在幽人之家方有保護結根之理

木　古詩七首　律詩八首

古栢行洙曰傷有其才而不得用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洙曰見武侯廟注前一作皆廟在成都先主廟西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洙曰曹子建荆棘上參天。蘇曰古制以圍三徑一圍者三尺也沈存中謂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无乃太細長也黄朝英謂昔以古制論之當有百一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頭相合爲一圍則一圍是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孔明廟前栢當以古制爲定。○趙曰孔明爲爵相成都則先主廟而武侯祠堂附焉夔州

則先主廟武侯廟各別今詠栢專是孔明廟而已豈非夔州栢乎公詩集中其在夔州僅有孔明廟詩於夔州十絶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栢参天長以絶句證之則此乃夔州之詩明矣○正敏曰沈内翰譏子美此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千尺爲太細長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事已道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参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圍未足以参天而詩人謂駿極于天者更爲妄語善論詩者正不應爾

君臣已與時際會 洙曰蜀先主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

樹木猶爲人愛惜 洙曰宣九年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卹其人乎劉歆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雲來氣接巫峽長 洙曰宜都山川記曰巴東三峽巫峽長

月出寒通雪山白 尸門范元實云形似之言蓋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言蓋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言必實録是事然不可易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遂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誠不可以形迹考然如此乃是一詩之意如古栢詩柯如青銅根如石視之信然雖聖人復生不可改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参天二千尺要求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大也文章故多端然警策要在往往是此兩體爾范蜀公云武侯廟栢才十丈而杜云二千尺以謂詩人好大其事沈存中又云

蒼皮四十圍乃是七尺徑而長二百丈無乃太細長乎王立之云論詩正不當然二公之言皆非也○趙曰巫峽在夔之下巫峽之雲來而栢之氣與雪山接雲山在夔之西雪山之月出而栢之其氣通皆言其高大者也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洙曰詩閟宮有侐○趙曰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蓋指公近方離成都而來夔故止可言憶昨也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趙曰上句又以言成都栢之老也盧獻卿夢人贈詩曰上抵郊原古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洙曰七發冬則烈風之所激○趙曰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汋約高松賦曰鬱彼高松植根得地扶持自是神明力夢符曰右按孫興公天台賦嗟台岳之所異挺實神明之扶持○蘇曰劉禪自見神明扶持非人力能致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洙曰大廈將顛○尹曰耿恭謂岑彭日方今漢基頹圮英雄寒餓如大厦傾求天下之義士要爲梁棟子何如此寒餓不乘時取萬戶侯復侯何時邪萬年迴首丘山重鄭曰重去聲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洙曰甘棠勿翦勿伐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趙曰

謝靈運後漢書曰方儲遭母憂陸松柏鸞棲其上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洙曰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蘇曰張華志士蓄怨幽人含嗟朝廷雖下哀詔誰肯出松蘿岩穴

##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趙曰禮記離坐離立○師曰甫詩云賤子且奔走二年客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歸時凡涉三歲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趙曰王褒曄曄而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鄭曰卜直庚下比末切○洙曰謂有所觸動也○師曰道曰振撥觸撼兒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師曰甫傷兵亂民尚不保其故居兒吾敢為故林之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乎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蘇曰梵紹一日復一日篇云去日盡西樓歌管游歸來春草滿空堂詩語因則借句今杜工部往往全用古人語

斯亦不害詩人之工也

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洙曰前詩有入門四松在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趙曰張茂言穆如洒清風陸機連珠云秋風夕洒足以送老姿洙曰一云足烈送老姿聊待偃蓋張趙曰抱朴子云天陵偃蓋之松我生無根蔕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

病柏

有柏生崇岡洙曰琴賦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童童狀車蓋洙曰車一云青魏文帝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陳琳柳賦象翠蓋之威蕤〇十明曰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餘遙望童童如小盖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車蓋又齊書太祖宅有進武南有桑樹狀如車蓋七年數歲遊於其下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為汝生也偃蹇龍虎姿洙曰神仙傳麒麟客有龍虎之姿主當風雲會洙曰乘風雲之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蘇曰

王褒歸蜀過寶雞父老遮路再拜餉以壺漿桃李餅餌之類 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
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 洙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凋 日夜柯葉改 洙曰禮器如松栢之有心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趙曰本有歲寒之姿今栢病之故云日
夜顏色一改也 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 洙曰建康實錄鳳將九雛再見於豐城衆鳥從
之洞簫賦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春禽群嬉翺翔乎其巔琴賦翔鸞集其嶺○蘇曰東西河承天除著作年已邁諸佐郎並年少尚
伯呼為妳母承天云卿當言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鵾鷄志意滿養子穿穴內 洙曰
詩有鵾鷄篇 客從何鄉來 趙曰倣古詩客從何方來 竚立久吁怪靜求元
精理浩蕩難倚賴 洙曰穿一作窮無精一作無根○趙曰字出後漢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師曰之罪
耶物實有以侵之此詩寓意傷郭英乂也英乂鎮成都為人端直蜀人重之不幸為崔旰所殺其諸孤哀泣無所訴故有丹鳳領九
雛哀鳴翔其外之句鵾鷄鷙鳥喻崔旰崔旰既害英乂竊據成都故有鵾鷄志意滿養子穿穴內之句然正直之人神明祐之父老敬之
今反罹其禍豈非歲寒無憑乎客甫自稱英乂在蜀甫為客以依之今既遇害是以為之吁怪細思天理浩浩茫茫不足倚賴蓋嘆禍淫

海棕行 鄭曰椶字以意述之當作子冬切○趙曰海棠記載李贊皇公云花木以海爲名者悉從海上來

左綿公館清江濆 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 海棕一株高入雲 修可曰古樂府高城上入雲 龍鱗犀角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 趙曰王長元吉古意云況紛紛復飛鶯皮木葉亂紛紛 海棕焉知身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師曰北辰喻君也天大材生非其地人無識者其欲衆木紛亂何以異乎中國無人識而胡僧識之正仲尼欲居九夷之意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霸上遠愁人

高柟 鄭曰那含切木名葉似桑子似杏而酸俗作楠爾雅云梅柟

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洙曰劉先主所居籬角一樹遠望若車蓋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陰猶合趙曰言枝葉濃茂也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

嚴鄭公堦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洙曰民具爾瞻細聲聞玉帳洙曰聞一作侵踈翠近珠簾未見紫烟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簷蘇曰此詩公之措意極爲深遠以意逆志觀者當自知矣阮瑀松賦擁高簷碧以欹蓋〇趙曰欹蓋抱朴子云偃蓋之松也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落落出群非櫸柳洙曰天台賦蔭落落之長松青青不朽豈楊梅洙曰莊子受命於地惟松栢獨正故四時常保其青青欲存老蓋千年意爲覓霜根數

寸栽 [洙曰栽一云來]

憑何十一少府邕覔榿木數百栽

草堂塹西無樹林 [洙曰樹一作木] 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 [洙曰蜀人以榿爲薪三年可燒]

樹間

岑寂雙甘樹 [洙曰鮑明遠舞鶴賦去帝鄉之岑寂] 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 [趙曰言歲寒如松也] 同時待菊黄幾迴霑葉露乘月坐胡床

惡樹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翦還多

洙曰陸士衡云熱不息惡木陰○蘇曰王筠野中吟云蘭薰種而不茂樗櫧翦而還多此明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也○趙曰管子云

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

枸杞因吾有 趙曰以惡木敝障而枸杞不生因公剪去雞陰而有也

雞棲奈汝何 洙曰汝一作以○趙曰剪去木枝似妨雞棲故云○師曰枸杞嘉蔬也雞棲嘉蔬不也惡樹既剪翦則枸杞雞棲遂得生長故云因吾有奈汝何猶小人既去則君子斯道長矣

方知不材木 洙曰木一作者

生長漫婆娑 洙曰莊子言櫟社之樹匠伯不顧弟子問之匠伯曰彼散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四

#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五

## 雜賦

古詩十三首　律詩六首

### 課伐木 并序

課隷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鄭曰隷郎計切附著也○洙曰冬官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時注材在陽則仲冬斬之在陰則以仲夏斬之此並據山寘之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洙曰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簜洙曰禹貢揚州篠簜既敷注篠竹箭簜大竹○鄭曰篠先了切竹小者簜徒流切大竹也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摚突夔人屋壁列洙曰一作刿○鄭曰摚徒郎切突陀没切觸也樹白菊鏝爲墻鄭曰鏝謨官切杇也實以竹

示式遏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 洙曰一作齒 害馬之徒 洙曰莊子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曰爲天下何異乎牧馬者亦去其害馬者 苟活爲幸可嘿息已作詩付宗武誦 趙曰盧陵嘗謂杜甫用無韻老不可讀今此可見矣

長夏無所爲 趙曰夏日長故云長夏也 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 趙曰張平子南都賦言木有攢立叢最駢青冥芊眠謝靈運詩葺宇臨回溪築觀基曾巔 ○趙曰曾巔高山也 十里斬陰木 修可曰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鄭玄云陽木生南山陰木生北山 ○蘇曰韓信廟記斬十里陰木盤五尋巨石也 人肩四根已 趙曰四根四株也 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 洙曰天台賦羲和亭午詩伐木丁丁 ○鄭曰丁字耕切伐木聲 功課日各足蒼皮成積委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 洙曰一云當材 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 蘇曰廉頗別傳曰乳虎飢怒而待人、人肉豈有尒於齒牙之間也 ○趙曰謂之跨小籬則跨

越居而無護之也此言及能罷則山居所防豈獨虎耶不亦知禁情豈唯干戈哭城中賢府主師曰嘆美變守也處貴如白屋蘇曰戴幾富貴如許閭里白屋食列鼎常忠黄渠○師曰茅草蓋屋曰白屋蕭蕭理體淨咏曰治道貴清淨蜂蠆不敢毒咏曰左氏蜂蠆猶有毒○蘇曰髙雉川與兒出戲誤捉蜂蠆不敢毒赦其父嘉之鄉曲皆推重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脩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為我忍煩促蘇曰杜甫兵馬輒執熱而深入已成勇功不可旌賞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汝翦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蘇曰給獠酒一斛斛三事○師曰東從舟自蜀來泊此于此要當戒慎无觸此禍又況舍西山嶠雄壯含畜猛獸掾多懲咎貴乎脩葺是以課隸斬木取竹以為扞禦之備爾曹牯信行等冒熱往取竹木且有以勞之之蒴伊近給酒一斛以報其勞仍以尉微寒尔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崟天覺曰崎崟山也曠望延駐目飄颻散疏襟潛鱗恨水壯朱曰水壯則非潛鱗之所居也○趙白頭延年春江壯風濤去翼依雲深洙曰言避難也不可不深深遠也○趙曰上句以譬隱淪之士須幽曠深遠而後可勿謂地無疆洙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劣於山有陰洙曰山北曰陰時喪亂九州分裂孰若山陰之可以避亂也石櫃遍天下趙曰學者疑櫃字之誤○田曰唐韻曰櫃音原木名皮可食或云若本上是石原並平地曰原○鄭曰櫃魚衣切實如甘蕉而皮可食○洙曰石櫃其子如芋窮其皮可以禦飢時天下荒亂小民搏瀟壓水陸並載石櫃以充飢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趙曰頭延年隴首秋雲飛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洙曰自鳳翔赴同谷由同谷入蜀沿流下峽皆山水鄉也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蘇曰早華老年客寓白多歸思志士惜白日洙曰荀子曰君子愛日趙曰古詩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洙曰古詩彼有萬里志欲行囊

無敢爲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洙曰阮籍嘗登蘇門山有眞人在焉籍對之長嘯及帰至半嶺聞聞啃然有声若数部鼓吹乃前人嘯也諸葛亮好爲梁父吟○師曰甫不敢以賢人自居但效諸葛躬耕嘯詠而已此謙辞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 洙曰八一作北顔延年曰日觀臨東溟○蘇曰張美登太山絶頂陰雲蔽天矯首拭目下視四方 朱崖著毫髮 洙曰朱崖海南州也碧海渤也言遠望若毫髮然 碧海吹衣裳 蘇曰董役飄遊飛仞洞之風吹我衣裾飲飲庶寒之月照我毛髮 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 洙曰蓐收秋神也玄冥冬神也言四時相代而用事則休者困而王者強梁矣 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 洙曰言逝者无所止而止者不易其所也 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 蘇曰吳北河州風塵傾洞爾況大惊况冬天非出師之時而又遭寇君織甸田草農力既奪又發耕桑恐失人望 非關 洙曰一云北關 風露凋曾是戍役傷 洙曰民之貧困非天時傷於戍役而已 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

彊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洙曰於時言當時也當太宗最盛之時不能節用自守而委任蕃將求功夷狄也○蘇曰班彪引兵深入直奪戎虜帳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洙曰樂極則悲來也龜蒙不可見況乃懷故鄉洙曰龜蒙山也去魯甚近而尚不可見況故鄉乎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劒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洙曰苦熱行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涯洙曰欲有所行而無所向也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洙曰魏懷舊賦冢纍纍以接隴華表丁令威歌何不學仙冢纍纍蜀志後漢有曰直如弦死道邊

信行遠修水筒洙曰引泉筒也○師曰信行乃童行也

汝性不茹葷鄭曰許云切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洙曰一云根

源於事以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 洙曰鮑明遠云以鄣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觸熱藉子脩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 洙曰曛黑也 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 洙曰何曾傳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之。趙曰公食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信行者也故繼以於斯答恭謹裂餅亦暗使王羆與客食餅客裂餅緣羆曰只是不飢 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 洙曰文賦考殿最於錙銖 注下功曰殿上功曰最 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 趙曰意是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元蓋字耳 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定功曰直如筆言其有用而不邪曲也故後魏古弼太武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以其頭尖又名尖頭奴時人呼之為筆公後改曰弼

引水 魯曰夔俗无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巫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

月峽瞿塘雲作頂 洙曰庾仲雍荊州記曰巴楚有明月峽。趙曰本朝史寰宇記於渝州載有明月峽

以石光圓以之故以名亂石崢嶸俗無井洙曰楚俗山居吞負水而食故高者引水雲安无泉尤難得云水故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洙曰後漢地理志魚復屬巴郡古庸國左傳文十年魚人逐楚師是也○修可曰魚復即夔州矣今之倚郭奉節縣乃漢之魚復縣也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洙曰莊子期斗升之水之活○趙曰盧照鄰秋風至詩還思不動行賴此百憂寬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洙曰言雲本无形人以為衣人以為狗而已○趙曰浮雲因變能不常之物然初為白衣而変為蒼狗以譬万事之変不可名狀也北史元斷傳吻遵狗去毙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洙曰非特雲也古今人事亦如此者衆○趙曰陳僧与陶佩書曰其則事故何所不有也近者抉眼去其夫洙曰一云抉河東女兒身姓柳趙曰不喜其夫妒抉眼中之物而去之東北人方言不喜見者每日抉眼丈夫正色動

引經酆城客子王季友（逍曰：惟王季友正色引經，在唐文粹惟載季友詩，觀公全篇所云，則王佐之才矣。）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蘇曰：高俗讀孝經一遍，卽背誦，時五歲。）貧窮老瘦家賣屐，好事就之爲攜酒。（逍曰：補使。揚雄傳：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豫章太守高帝孫，（洙曰：宗室也。）引爲賓客敬頗久。（逍曰：此下紀述季友，且言其逢士人李太守也。）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逍曰：言人生相得氣合則勿疑，若更反覆，則旁人看之亦醜也。）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衝斗。（洙曰：明月之珠，紫氣衝斗，見張華傳。）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者在南山，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鄭曰：上部苟切，下郎苟切。○洙曰：魏都賦：培塿之與方壺。○修可曰：左傳曰：部婁无松柏。說文曰：培塿，小土山。方言曰：冢，秦晉之間謂之培塿。風俗通曰：部婁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山之小

高者曰培塿○趙曰小阜也言王生之太守顏色如仰高山其餘人貞培塿也拜用爲羲和天爲成

用平水土地爲厚注曰堯羲仲和仲書也平天成又禹平水土王也論道阻

江湖李也丞疑曠前後注曰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三公論道經邦○趙曰王也可以論道而留帶於江湖阻隔於致身李也可爲疑丞而天子前後聯翩斯人也死爲星辰終不滅注曰見方朔爲歲星

注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

回首注曰風后力牧黃帝時良臣也○師曰衣無情而狗有情如衣稍之可也变而爲狗則甚矣古今人事变更有同浮雲河東柳氏之女疾其夫貧醜快眼以去其夫王生然王生遇經孝友之士也見愛於太守李侯而見惡於其妻亦足見人生返覆万事变更如浮雲然莈可歎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先生弃俗登仙神変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丁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隋州明集賢羣輔錄風后受金法注云金法言能決理是非力牧受準注準平九事也與天老五聖知命窮紀地典爲黃帝七輔州選率翼亦帝德又帝王世紀也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復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万羣帝寤歎曰風天號令執夫土后在也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遠驅羊萬羣牧民爲善豈有姓力名牧者

哉乃得風后於海隅力牧於大澤用以王李二人比之風后力牧可以論道可以丞疑以輔王室故回首以眷思之

火 洙曰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 趙曰此燒山以求雨之詩 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 鄭曰爆皮教切 崩凍嵐陰昈 鄭曰昈侯古切日光也又文彩○趙曰言氷雪下隳其文彩明昈於風陰之間 羅落沸百泓 鄭曰烏宏切水深也 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 趙曰言青林既灰燼矣雲氣無所止泊也出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燄作河棹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焮洲渚 鄭曰焮香靳切炙也○趙曰以炎崑崙參合而言之也焮字出左傳火所焮滌 腥至焦長蛇聲吼纏 洙曰一云吼爭 猛虎神物已高飛 趙曰指言神龍也 不見石與土爾寧要謗讟 鄭曰讟徒谷切 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

邅誰撲滅洙曰書若火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

曲江三章章五句彥輔曰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略曰進士既捷大讌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開宴天寶元年敕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敕令將士為嵩營造

曲江蕭條秋氣高洙曰謝玄暉觀朝雨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蘇曰顏延年曰秋高氣爽倍增蕭素○脩可曰出宋玉賦芳蕭條非閒原野蕭條之義菱荷枯折隨風濤游子空嗟垂二毛洙曰潘安仁秋興賦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虞二十二年傳宋王曰君子不禽二毛頭白有二色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洙曰禰衡賦哀鳴感類曹子建激興哀鴻羣劉安招隱士禽獸駭兮亡其曹○趙曰方高秋之時非特芰荷枯折而已水既瘦涸石與沙亦蕩滌而出鴻鴈失羣哀鳴而招求皆可感之事也○師曰按西京雜記武帝於曲江頭大營宜春館以為宴賞

之地號為勝絶玄宗時刱彼太子太師蕭嵩朝于別所以敞其臺館憲宗時毎宴進士以於曲江亭當時曲江風景盛傳天下祿山之亂契勢殆盡況秋氣蕭條衰荷枯折轉令人悽傷甫覽此風物已非昔日之盛復自傷年老兄弟間隔豈非黍離閔宗周之比乎

再吟

即事非今亦非古定功曰即事者即目前所覽曲江之事長歌激越梢林莽洙曰宋玉風賦蹷石伐木梢殺林莽欽武詩長歌正激烈。鄭曰選羅千乘於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洙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趙曰曲江方盛而於長歌激烈者特以豪華者多而我獨寂寞也吾人甘作心似灰洙曰莊子南郭子綦形固可使槁木而心固可如死灰弟姪何傷淚如雨趙曰公以心如灰矣弟姪不必傷此而下淚也必詩泣涕如雨。○定功曰甫謂老年已灰少游之心雖骨肉飄零莫無所憾恨但傷弟姪傷別甚以涕淚如雨

又吟

自斷此生休問天修可曰楚詞天問篇其序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

天問也東坡有此生自斷天休問轉用少陵之句○敏功曰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遇不遇无非天命今曰休問天者盖君子窮物之理盡己之性以至達知天命故能自斷而不以問天者也**杜曲**洙曰杜曲在長安俗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近京

**幸有桑麻田**蘇曰第五倫吾杜曲有田種麻蓺桑足免飢凍**故將移住南山邊**洙曰楊惲傳出彼南山陸韓翃詩云屏居南山下濟貧與陳傳屏居藍田南山下**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

**猛虎終殘年**洙曰前漢李廣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亦射殺之也○趙曰欲移住南山則南山之景致足樂也匹馬射虎使李賢事廣在後藍田南山中此詩人因意使事也殘年出列子汝以殘年餘力○黃鉞曰此五句法推即事遣只可作詠物贈送之類皆不可用

## 三韻三篇

**高馬勿唾面**洙曰唾一作捶○趙曰當作捶面方有義**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洙曰馬魚尚不

可輕士有被褐而懷玉者其可輕乎○師曰高馬長魚有其於類尚不輕況拔萃之士嘗晦其迹其可以被褐輕賤之乎

蕩蕩萬斛船趙曰釋名曰船三百斛曰舠三百斛曰艇而舟趙五虎造萬斛之舟今取其大者以比興也影若揚白虹起檣必椎牛洙曰椎牛言祭也挂席集衆功趙曰椎牛所以享衆功至於用牛則人從之衆可見舟之大又可知舊注謂以牛祭非是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洙曰言才大不可小用也○趙曰得大風而後能其帆也出鮑照舞鶴賦賓風動天

烈士惡多門洙曰晉政多門小人自同調洙曰以其同而不和也○趙曰字出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洙曰譏趨附權勢以致名位者○師曰晉政多門謂政出於不一小人自同調謂小人挾私互相黨同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名利豈可苟求權要豈可苟附唐玄宗之時牛李用事官曹混濁祿山一戎夫而求平章事儻遇英明之主洞然灼見則斷斷然也直付之一笑耳此詩譏趨炎附勢者

示獠奴阿段鄭曰獠魯皓切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洙曰以竹引泉也郡人入夜爭餘瀝趙曰以筒引水其水涸塞不通故郡人止爭餘瀝耳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趙曰惟阿段者獨能尋源修筒水而至焉公有渴疾賴此水為多傳聲一注濕青雲趙曰以修筒之後水來之清自傳聞矣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洙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奴傳記不錄○蘇曰侃得胡奴甚不喜語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執鞭隨之胡僧見而驚禮曰此海山使者也因忽墮下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趙曰辭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可以見胡奴者陶侃之子名於阿段以無相干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以有聯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源其在陶侃家僮千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意似如此以俟博聞○師曰此詩乃命獠奴以竹引水以濟病渴常穿虎豹羣言入山以理水筒也

## 白露

白露團甘子洙曰見玉露鄭衛影汁清晨散馬蹄洙曰鮑明遠附身散馬蹄圃

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洙曰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而美魚之樂也迴鞭急洙曰一作至鳥棲洙曰王正長鳥思栖故枝○師曰回鞭急者以日暮鳥棲林也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洙曰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擣衣

亦知戍不返趙曰婦人知其夫戍邊而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洙曰一作暮寒月況經洙曰一作驚長別心洙曰言征戍之苦不保其生死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洙曰塞垣戍城牆也塞垣猶邊城也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洙曰砧聲也○師曰詩言征戍之苦秋至戍九砧作焉衣以至塞垣塞垣邊城也此閨中之力擣不其砧声音聞于空外使人不忍聽也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蘇曰陳暄好飲一日貴客過笑暄用陶器暄曰莫笑此老瓦盆多見風波也客無語自從盛酒長兒孫洙曰長一作養傾銀注瓦驚人眼共醉終

同臥竹根（修可曰僧譜云共弊終同臥竹根爲飲器事見江淹詩傳燈錄編閱江集並無竹根事唯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野爐燃樹葉山杯捧竹根此以竹根爲飲器然子美謂臥竹根者但謂醉臥竹林中耳理其易曉若以竹根爲飲器失之太鑿也○謝曰言與田家自至盆中共酒共醉臥竹根之傍耳○田曰竹根爲飲器引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如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爐燃樹葉山杯捧竹根然字如延切以爲酒器豈得謂之臥乎）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已（洙曰一作也）無多黃衫年少來宜數（謝曰黃衫相書人富貴家之服）不見堂前東逝波（洙曰言行樂當及時也）

少年行

馬上（洙曰一云驕馬）誰家白面（洙曰一云薄媚）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洙曰一云未嘗）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

洙曰九辯鵾雞啁哳而悲鳴○趙曰公孫月賦鵾雞舞於蘭渚

藹藹花蕊亂飛飛蜂蝶多趙曰江總詩黃鵠飛飛遠幽棲身懶動

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逕曲通村

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洙曰藻水草也

左傳蘋蘩蘊藻之菜白魚跳

舍下筍穿壁蘇曰顧榮若谷讀書經年不出戶村居陳篤筍穿壁生草可没人日注一盂粥而手不釋卷庭

中藤刺洙曰一作刺刺七亦切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蘇曰吳選逍遥弱入洛登舟挂帆東下選擬屿之語細君曰帆過何處今夜清風明月宿水涘誰家○趙曰傳中八志曰交趾郡治

龍編縣白鶴古鳥道以其紀險獸宿無蹊人跡莫由時上有飛鳥之道耳

##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卻背村（趙曰行椒羌成行者如官柳着行斷）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洙曰朱阮劍外相知）

欲作魚梁雲復湍（洙曰還一作復 鄭曰魚梁地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趙曰魚梁劈竹積石横截中流以爲聚魚之區也以溪下有蛟龍時與雲雨雖以魚梁人之所利也而公不敢留害以就利異乎世人逕行直前惟利是謀矣）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鄭曰行胡朗切列也）窗含西嶺千秋雪（洙曰西山白雪四時不消）門泊東吳萬里船（公謂雪以比 洙曰[illegible]川指也○趙曰公之志每欲南下其所買而治門前之船乃欲萬里往東吳之船也）

藥條藥甲（洙曰一作草）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懸取與香（趙曰公之自劑也藥者如本草所載各以其土地知名於世）根居隙地怯成形

趙曰令所種之藥在空隙之地欲成似物之形而扶於人之所易見也

## 漫成一首 補注

江月去人只數尺趙曰梁虞騫詩月光移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洙曰一作起○趙曰聯拳者相並相續之皃船尾跳魚撥洙曰作跋刺鳴洙曰撥刺躍而有聲也○夢弼曰右按後漢張平子賦控飛弧之撥刺兮射嶓冢之封狼

## 絕句三首 補注

○鮑曰謝克家任伯云得於慎文肅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時人所傳格律高妙其為少陵不疑

閬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沙溪

設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 荅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屐遲 蘇曰背插花殘惜春步屐自遲 把文驚小陸 洙曰小陸陸雲○蘇曰王融見張充文曰子文章如小陸小陸瘦而散子文麗而秀 好客見當時 洙曰當時鄭莊者也

三絶句 彥輔曰此三絶皆慼文道凋敝風俗衰薄也初章言新合之情不能久則莫若不見之也次章言疏數之无常也三章言莫若以歲寒自守也公當亂離之際奔走流落而無上下之交故見於詩者率皆如此○趙曰洪覺範謂子美詩山間野外意在譏刺風俗如三絶句是也余謂不然

楸樹馨香倚釣磯 鄭曰楸此由切 斬新花蘂未應飛 不如醉裏春風盡 可 洙曰楸一作可 春可一作何 忽醒時雨打稀 師曰此詩譏後進暴貴雖可為一時榮觀奈何恩甫才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之時雨比天恩以雨多故說花易壞也

門外鸕鷀久不來 沙頭忽見眼相猜 自今已後知人意 一日須來一百迴 蘇曰鄭縣見董狐且剔鞭打不時吏曰由以則你之果古事人笑謂吏曰一日

一百迴亦須來往矣工部造法宜躰之。師曰此詩言貪利小人
畏君子之譏其短也然君子以蒙養正喻瑾匿瑕山藪藏疾不發
其隱而小人來革面
諂諛不能媿恥也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

竹 趙曰上番乃川語上番 則成竹故謂之簀竹 客至從嗔不出迎 師曰前篇言花 始蹋斷新然爲

風吹雨打以至零落此詩言筍初生終乎成竹而有客至從嗔不
出迎之說盖言作君子守道爲歲寒異夫小人之易貴易壞也

解悶二首 同作十二首五首見果 寶門五首見文章門

草閣柴扉星散居 趙曰庾信寒園即日詩寒園星散居○ 師曰夔地多山火平居人傍山故星散 浪

飜江黑雨飛初 洙曰鮑照翻 浪揚白鷗 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

洙曰一 作妓 得錢留白魚 師曰得錢不論 其價知魚賤也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 洙曰一 作蘭 陵故驛樓爲問淮南

米貴賤 蘇曰王褒淮南米 價貴賤吾欲東下 老夫乘興欲東流 趙曰因其行 而問淮南米

償以論商[illegible]也

復愁十二首 洙曰此詩十二首多感特事而言故無傳信者則闕之以俟有聞

人煙生處僻 洙曰一云遠處○趙曰曹子建千里無人煙 虎跡過新蹄 野雉 洙曰一作鷗 翻窺草 蘇曰董卓每視漢獻帝如野鷗之窺深草蓋其禽心自視無畏也工部作是句深得躰法 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綸盡 昏鴉 洙曰一作鷗 接翅稀 月生初學扇 雲細不成衣 洙曰初李翁謂未甚圓也不成衣言細也 趙曰李義府詞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

萬國尚防寇 故園今若何 蘇曰揚雄故園今復如何○趙曰故園指長安也 昔歸相識少 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 趙曰公任工部員外郎故云 家須農事歸 年深荒草徑 老恐失柴扉

金絲鏤箭鏃皂尾製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洙曰金絲箭皂尾旗皆胡服也

王觀銅牙弩田曰南越志云龍川唐時常有銅弩牙流出水皆銀黃彫鏤取之以製弩開元錦獸張梢曰晉曰若虎機張則所謂錦獸張者亦弩之物耳花門小前洙曰一作箭好此物棄沙場師曰唐六典注釋名曰弩怒也有怒勢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鉤弦者曰牙似牙齒也牙外曰郭為牙之規郭也合名之曰機如門戶樞機開闔有節也父老云蓋越王弩營也錦獸張設射侯也花門乃回紇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趙曰此以刺公蓋憤時事濫功濫冒榮寵者公爲鄙閭閻小人亦說取封侯也

今日翔麟馬惟符曰右按唐志翔麟廄名續通典內有飛龍祥麟鳳苑鵷鸞吉良六羣等大廄先宜駕鼓車洙曰漢文以千里馬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洙曰一云角榮華趙曰言此馬不勞問征河北諸將角勝於榮華而已

任轉江淮粟蘇曰一作轉江湖淮浙粟以實河北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趙曰責天下勤王而已不在京城之兵多也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趙曰餘熱猶在也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洙曰陶潛九日無酒採菊盈把後望有白衣人挈酒來乃王弘使人送酒至遂醉而歸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洙曰江總陳後主仲容比陳破猶被賞時魚師曰歸隋後歸老江南趙曰按江總傳總七十五言律詩而不及江總蓋公亦喜其詩矣江總陳後主時爲僕射陳破歸隋後復歸江南子美以自未歸故鄉故託江總以自比言總雖易主得歸猶不若子美流落而有銀魚之賜子美檢校工部朱紱銀魚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七首魯曰同州縣名

有客有客字子美（洙曰以其寓居故自稱有客子美甫字也）白頭亂髮垂過耳（洙曰一云短髮）歲拾橡栗隨狙公（洙曰乱一作細按新史言甫居同谷縣拾橡以自給兒女有至餓殍者）天寒日暮山谷裏（夢符曰白按列子宋有狙公愛狙而養之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注芧栗也）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鄭曰皴七倫切皮細起也○臨川曰甫自傷飢寒不得歸鄉悲風為之起天為之感動況人乎）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一作東）來

其二

長鑱長鑱白木柄（鄭曰鑱鋤銜切吳人云犁鐵說文鋭也）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洙曰一作黃獨）無苗山雪盛（蘇曰朱翔入貧苦采茹湯常負擄采黃獨一曰雪盛不覆黃精當作黃獨注時儕者不解黃獨改作黃精魯直云以予攷之黃獨是也本草稀魁注肉白皮黃也漢人蒸食之山東人呼為土芋江西人呼作土卵蒸食之類芋魁）短衣數挽不掩脛（鄭曰胡定切脛胻也○洙曰甯戚叩角歌曰短布單

衣不及其骭此時與子空洙曰一作同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洙曰相如家居徒四壁立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洙曰一作鄰里為我色惆

悵洙曰首章天哀其窮次章人亦哀其窮矣。田曰列子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逆旅人辱之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相對三日不食老杜放謳而里閭惆悵意頗類此。師曰閭里尚為之惆悵況親戚舊故乎

其三

有弟有弟在遠方洙曰一作各一方三人各瘦何人強洙曰後漢趙孝兄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感其意俱舍之生別展轉不相見洙曰樂府詩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洙曰詩道阻且長東飛鴐鵝後鶖鶬鄭曰鴐鵝古牙切鳥名鶖七由切鶬七剛切。洙曰揚雄傳嘗鴐鵝之能捷鶬鵠鳴鶖也鶬九頭詩有鶖在梁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洙曰收一作取。僖三十二年殽有二陵必死是間余收爾骨非特已窮而已而兄弟之親亦莫知其存亡。師曰甫詩云

花落謝故枝風回反無處蓋傷年老死去弟無處可以尋也亦復此句同

其四

有妹有妹在鍾離 曾曰地理志濠州鍾離郡 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 洙曰一作逢 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猿爲我啼清晝 洙曰猿非有情者而亦爲之啼則窮可知矣○蘇曰舊作竹林後人改爲林爲猿今本皆因之蔡絛云崇寧間有貢士同州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少陵於詩必紀其處以明風俗方物詔於後人豈易改也○師曰猿乃無知之物今爲我啼蓋哀傷之至也

其五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 洙曰一云樹枝濕 黄蒿古城雲不開白狐 洙曰一云玄狐 跳梁黄狐立 鄭曰跳徒聊切躍也 我

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洙曰謝靈運詩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王康琚詩哀風中夜起

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洙曰招魂曰魂兮歸來○師曰甫身雖寓同谷而魂夢未嘗忘故鄉可謂思鄉之甚也

其六蘇曰六詞一篇為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年至自蜀居興慶宮謂之南內明年改元乾元時持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国常陰候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常遷西内

南有龍兮在山湫趙曰湫龍潭也古木巃嵸枝相樛鄭曰上盧紅下子紅切○洙曰劉安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樛山氣巃嵸兮石嵯峨○敏功曰樛乃枝曲下垂皃木葉黃落龍正蟄洙曰秋風辭草木黃落鴈南飛蝮蛇東來水上游鄭曰蝮芳福切○洙曰招魂曰蝮蛇蓁蓁○敏修曰龍蟄諭天子失勢蝮蛇東來諭祿山從山東來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鄭曰思相吏切○洙曰一作思遲遲溪壑為我回春姿洙曰鄒衍被讒仰天而泣五月為之降霜則士之怨憤足以感通於造物而然矣

其七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洙曰一作十)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洙曰古詩致身青雲上。師曰肅宗中興所用士皆後生晚進元勳舊德如郭子儀尚見疏斥可知也故云云)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洙曰江文通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傷時不我留也。師曰天白日速蓋傷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所謂富貴不來年少去是也)

相從歌(魯曰贈嚴二別駕時方經崔旰之亂。師曰崔旰殺郭英乂成都亂適東川與嚴二別駕相遊從一見舊故作此)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梅曰憶舊隱也)成都亂罷氣蕭瑟浣花草堂亦何有(師曰草堂為賊焚故云云)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趙曰指豪俊者嚴二也。師曰梓州屬東川嚴二為梓州別駕如今之通判乃梓州人為本州從事)

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擲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 趙曰指言從人也青螺粟則帽之紋也 銅盤燒蠟光吐日 洙曰一作炎 安石曰銅盤燭臺盤承淚者 夜如何其初促膝 洙曰言將以紫綬易緋衣 促膝言膝相近也入則促膝密語 黃昏始扣主人門 師曰新相知也 誰謂俄頃膠在漆 洙曰古詩以膠投漆中。師曰古一云自謂膠漆堅不如雷與陳甫一見嚴二便如膠漆之固 萬事盡付形骸外 趙曰莊子曰索我於形骸之外 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眞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 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泛泛交也甫視乾坤之內雖大相知者皆泛泛爾 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洙曰魏志張邈傳後陳登字元龍劉備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王戎從弟衍字夷甫宿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時誰比戎對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 鮑曰唐志閿鄉縣屬陝郡

去年行宮當太白 鮑曰謂肅宗駐鳳翔也唐志鳳翔府郿縣有太白山 朝廻君是同舍客 洙曰直不疑爲同舍郎疑盜金○師曰至德二載甫爲拾遺故云朝廻 同心 洙曰易曰同心之言 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 洙曰唐文三變王楊爲之伯○趙曰王充論衡逈奇篇有云文儒之人所而魏陳琳與吳張紘書云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自賛所引乃後人述用也 今日時清兩京道 美曰乾元元年肅宗收復兩京 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洙曰嵇康書知吾潦倒麄疎不切事情○晏曰潦倒衰老之皃

同元使君春陵行 并序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

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遭亂髮盡洙曰一作遂白轉衰病相嬰沉緜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趙曰此言非不進藥以歎時之故憂思奪之其病雖痊而藥力減半也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洙曰粲粲言美之盛也史三女為粲孔子曰後生可畏觀乎春陵作欻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洙曰賈誼可為慟哭者三匡衡常引經洙曰衡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洙曰道州元結也劉公幹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兩章對秋月洙曰一作水一字偕洙曰一作階華星趙曰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致君唐虞際洙曰見第一卷致君唐虞上注純朴憶大庭洙曰大庭氏也○蘇曰崔烈此方人多純朴吾大庭氏之遺民

也○師曰賈誼於漢之時陳治安之策曰可為流涕慟哭者三匡衡每則然有論諫常引經以對道州指元結之守道州志在憂民嘗作舂陵章詞氣激於忠義一字不虛豈欲致君為堯舜之君使民風純朴如大庭氏故甫比之賈誼與匡衡大庭黃帝也

何時降璽書洙曰前漢循吏傳二千石有治効輒以璽書勉勵焉用爾為丹青洙曰見前丹青憶老臣注○趙曰莊子為丹青則濟總王猷紛飾治具

獄訟久衰息洙曰漢禮樂志百姓素朴獄訟衰息也豈惟偃甲兵淒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洙曰陸士衡長纓飛且光○趙曰長纓者冠冕之事以歎其不苟且在冠冕之中也涼颸振南嶽洙曰南嶽衡山也之子寵若驚洙曰老子寵辱若驚色阻洙曰一云色沮金印大洙曰刺史印綬也○趙曰周伯仁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興含滄浪清洙曰一作浪○趙曰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我多長卿病洙曰長卿司馬相如也病渴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洙曰白帝城公孫述所據呼兒具紙筆蘇曰陸士衡有客篇云有客遠方來遺我錦蓮華瓦盥酌松醪呼兒具紙筆詞語青冰霜書如鐵鑽真立

隱几臨軒檻作詩呻吟内忍恣字欲傾感彼危苦詞

庶幾知者聽 師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病渴甫亦有是疾公孫述乃蠻州是時甫客居于此思慕朝廷未嘗一日忘君隱几倚几也呻吟苦扇之聲乃為渴疾所苦字欲傾病中書字橫斜也危苦詞謂道州春陵之作

偪側行 彥輔曰贈畢曜一云偪側行篇中字亦作偪偪西征賦駢闐偪側

偪側何偪側 修可曰巷之隘陋也出西京賦駢羅偪側 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 洙曰江淹古別離詩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泥如棘 洙曰古樂府有行路難 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遇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 洙曰一云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 洙曰淵明江長庚乃官之長也潘安仁秋興賦曰耿耿而不寐鄭曰炯光頃切光也 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 定功曰七諫云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

能極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洙曰令郎丁切一云巳令把牒
還請假阮籍騎驢到郡元帝紀通籍注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
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省禁相應乃得入也武后時太李生請急
右亦省硯之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洙曰一作神拳拳
洙曰中庸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弗失之矣注拳拳奉持之貌也憶君誦詩神凜然辛
夷始花亦洙曰一作又已落蘇曰韓文公感春詩辛夷花高最先
開湛辦證云此花江南地暖正月開北
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
鄭元戍與故人飲辛夷花下曰昨日方開今日半落人生有酒不
飲何爲○趙曰今之木筆花也本草云正月二月開花既
落而無子夏秋復着花言花之開落所以顯人之易老況我
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師曰祿山以來京城蕭索
百物踊貴何獨酒乎甫以
酒貴爲苦傷時
之意於此可見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洙曰宋鮑照行路難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
恒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委
皇天世說阮籍謂王戎曰偶得一斗美酒當與君共飲○趙曰真
宗問近臣唐酒價眾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每斗三百上問何以知

之引此詩以對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洙曰時不我與而不知老之將至也）霜凋碧樹作錦樹（洙曰木葉經霜而紅故若錦然）萬壑東逝無停留（洙曰聖賢之傷時者莫不寓意於此孔子所以有川上之嘆）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趙曰東郭夔州之郭也老人公自言）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馬跛足隨犛牛（洙曰天馬隨犛牛喻君子而隨小人○趙曰草枯則無以充天馬之飼與犛牛無異矣犛牛蠻中牛也）自古聖賢多薄命（洙曰伯夷之餓死孔子之棲棲顏回之夭孟軻之坎坷皆薄命之聖賢也）姦雄惡少皆封侯（洙曰漢祖之起所取侯者皆屠沽刀筆之人）故國三年一消息（蘇曰王粲一別三年不徧消息何可以慰遷客流落殺羹清悰）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

兒孤白裘洙曰五陵漢帝五陵也言當貴者賤當賤者貴是皆傷時也○夢符曰右按史記秦囚孟嘗君昌說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直千金以獻昭王有客能狗盜入秦宮藏盜得狐白裘獻之遂得歸齊矣又礼士不衣狐白又王褒講德論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生男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趙曰傳玄豫章行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也生男有膂力之故可以月武致功則一生之間所取富貴傾動國家與美人容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同

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洙曰天下風塵則英雄得志○蘇曰衛青未濟時為人隸御南郭先生曰天下風塵未息使此兒歸亦得○師曰日短歲暮皆傷老之辭孕而歲不我與也樹以霜摧葉紅若錦然萬壑東逝無停留亦孔子嘆川逝之意此青丘乃襄州地名非洛陽之青丘也東郭老人甫自稱飛書白帝謂有所請乃也天馬跋兄隨牦牛喻君子失所而混居小人之中聖賢命薄惡小逢時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皆嘆亂世貴者反賤賤者反貴如小人徒有膂力動取富貴盡以天下風塵故也五陵已解在前篇終南山渭水皆關中山水已為祿山所陷

嚴氏溪放歌彥輔曰時郭英乂代嚴武鎮蜀龍暴不能容甫故有公卿獨驕之作

天下甲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度（洙曰成都在劍嶺之南）邊頭公卿仍獨驕（趙曰此謂居邊之守臣也謂之獨驕者有跋扈不遵王命之意矣舊注謂時郭英乂代嚴武鎮蜀驕暴則固然矣然英乂乃成都尹豈得謂之邊頭公卿乎非公詩本意）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洙曰此詩譏邊臣頗望不為朝廷憂也○趙曰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補於事哉禮記謂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師曰昔周公吐握待士今公已糞土此有志之士混於漁樵而莫之出盡譏英乂不能禮賢下士是以寡援而爲崔旰之所勦也）況我飄轉無定所（洙曰時京方避地流徙無所依止）終日慽慽忍羈旅（鄭曰慽目的切痛也）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煑（鮑曰永泰元年公在成都夏嚴武卒郭英乂代爲節度苟暴不能容公故公往來東川所謂東遊西還力實倦之句○趙曰楚辭傷美人之遲暮此末句傷歲晚矣欲泚）

朗長生之樂也。師曰甫意欲暮年與嚴氏同隱溪故云

虎牙行 洙曰虎牙灘名也嶮絕嶄巖潛江陵日屯兵于此後常爲屯戍之地。鮑曰虎牙山名盛弘之荊州記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荊門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楚西塞也

秋風欻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 洙曰虎牙銅柱並泝夕言江漢之間亦未寧靜也虎牙屬南郡山名見於漢志 巫峽陰岑朔漠氣峰巒窈窕谿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 洙曰杜鵑杜宇也 山鬼幽憂雪霜逼 洙曰楚九歌有山鬼詩 楚老長嗟憶炎瘴 洙曰以慘急所以憶炎瘴也此皆傷時也 三尺角弓兩斛力 洙曰弓矩斫弱力不能勝也 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 洙曰時多防戍也 漁陽突騎獵青丘 洙曰祿山之反皆漁陽突騎漁陽燕薊青丘內地屬洛陽 犬戎鏁甲聞丹極 洙曰犬戎吐蕃也丹極帝居也時吐蕃陷京師 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

求寡妻哭（洙曰兵征役在外故多寡婦妻）（臣按羅鄂州忿因逐客開此不覺中心自捕淚流臆如斯身列烈婦中倩與徐子非無心安天側者有為之何計）遠客中宵淚霑臆（蘇曰顏詩值柏帝政弱大）

負薪行（魯曰峽民男爲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墨修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也○蘇曰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諭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趙曰陸機詩土風清且嘉）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趙曰晉傅玄豫章行曰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今公詩却云女當門戶也）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洙曰夔有鹽井）面妝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洙曰一云北）有昭君村（師曰昔貴也夔女臨井婦人當門戶）

或貽新娛臨以自給其女嬿醜可知〇蒼舒曰右按歸州圖經王嫱字昭君漢紀注云南郡秭歸人待詔掖庭元帝竟寧元年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嫱爲匈奴閼氏按樂府解題云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有十萬少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失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按其事畫工杜陵毛延壽爲人形老小必得其眞陳敞劉白龔寬並工狗馬人形不逮延壽陽杜樊育尤善布衆色同日棄市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詩始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然晉文王諱昭故晉人改爲明君石崇有妓曰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王明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漢家子是也琴操載昭君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門戶穰以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帝以地遠不幸備後宮積五六年帝每游後宮昭君常怨不幸後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昭君乃盛飾而至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誰能行者昭君越席請往時單于使在旁帝驚恨不及昭君至單于大悅遣使報送白璧一雙駿馬一十疋胡地珍寶之物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父兮母兮道路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單于既死子違立方昭君謂違曰將爲漢將爲胡曰將爲胡於是昭君伏毒而死單于舉國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塚獨青前代詞人爲歌詩以弔之悽怨者不一鄉人思之爲立

言頭窮之中有大楮闊三丈又五尺彼葉翁藏出於故臺之上及有搗練石長二丈闊五尺在廟側溪中即今香溪也廟今屬興山縣樂府與琴操所傳不同故並載之

##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 鄭曰少始沼切 富豪有錢駕大舸 鄭曰加我切 貧窮取給行艓子 鄭曰艓冝從徒協切○師曰艓古葉○洙曰峽人富則爲商旅貧則爲人操舟以地居山水之間瘠惡無以耕也○修可曰博雅曰舸舟也又揚雄方言南楚江湘凡舡大者謂之舸艓小舟言輕如葉也 小兒學問止論語 鄭曰王衍云家中諸小兒學問無所求但論語而已何必高字爲見舊注 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柁入波濤 鄭曰柂掛可切正船木 撇旋稍濆無險阻 鄭曰旋隨戀切○洙曰撇旋稍濆皆操舟者所能也 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 洙曰一作泝 怒歸州長年與最能 洙曰峽人以操舟人爲長年○趙曰言行瞿唐峽與虎鬚灘甚

易也

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北客洙曰左傳南風不競○蘇曰晁錯項羽氣量淺窄識見卑凡但能亂秦而與奪秦之策若道土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洙曰屈原有宅在歸州○定功曰後漢郡國志秭歸注云荊州記曰秭歸縣北一百里有屈平故宅方七頃累石爲屋址基今地名樂平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洙曰祿山之亂肅宗即位靈武指揮猛將收咸京洙曰言用兵也○趙曰天寶十五載九月裴冕等奉皇太子即皇帝位是爲肅宗明年九月復京師向公泣血灑行殿洙曰天子在外駐曰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趙曰平乾坤非獨卿相之力乃向公佐佑之也向卿無所考其名逆胡冥寞隨烟燼洙曰消滅如隨烟燼也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閣畫鴻鴈行洙曰言兄弟俱畫像於麒麟閣也紫極出入黃金印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洙曰祖謂杜預也○

趙曰尚書鎮荆州言季之芳也繼吾祖則公自言杜預也預在晉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師曰尚書指向卿之父瑜鎮荆南昔向秀繼杜預節鎮于此故云繼吾祖 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御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潮白 趙曰言向御行歷之景物也 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洙曰老翁公自言也○師曰時甸遣子向卿奉端午御衣之上都故有此作滄浪客乃西原也甫自諭

醉歌行 洙曰贈公安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 趙曰世說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曰得眞神仙中人也 顏氏之子才孤標 洙曰顏氏公安少府也 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 洙曰言負駿逸之才以待用也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 君不見東吳顧文學 洙曰顧況吳人 君不見西漢杜陵老 洙曰前漢都長安後漢都雒陽長安在雒陽之西故前漢謂之西漢杜公長安杜陵人也 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

爲君掃 洙曰甫爲詩請顧寫也○蘇曰王于敬過戴安道草堂
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辭翰雖不勝
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辭翰俱美○趙曰公自
言詩家之詞與顧君筆勢之翰升顧少府之堂各爲之一掃也
是日霜風凍七澤 洙曰子虛賦楚有七澤○蘇曰
王子威寒賦霜風沍凍合七澤 烏蠻落
照街赤壁 洙曰施黔烏蠻之域也赤壁
地名周瑜破曹公於赤壁 酒酣耳熱忘頭白
洙曰揚惲曰酒酣耳熱聲嗚嗚而歌秦聲○修可曰魏文帝與吳
質書曰昔日遊處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
忽然不自
知其樂 感君意氣無所惜 蘇曰鄭球感意氣
倜儻辭何所惜 一爲歌行
歌主客 洙曰一本云辭歌行歌主客○趙曰主則顧少府客則
公與顧也○師曰詩家甫自言能詩筆勢掐顧況善爲
甫爲此詩贈公安少府顧氏請碩文李題于公壁故云詞翰升
堂爲君掃忘頭白甫下以老邁爲辭歌主客發揚主客之德也
白絲行 師曰按唐史竇懷貞右相德玄之子少敦儉
不爲豪侈事後娶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夫人
若故亦蛩婢也世謂媪婿爲阿父者軒然不慚以自婿
於后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以取貴仕爲素議所斥
韋氏敗太平公主干政又傾已附離素節盡矣故甫
依此以譏之然有取於白絲者絲之爲物柔直而潔

白黄爲所染喪其素質君子之行一爲衆人所汚求其向之所謂潔白者不可得矣

繚綾須長不須白 鄭曰繚蘇曹切緯䌷爲綾。趙曰須長不須白者以綾爲羅與錦則有五色之章焉且以之爲舞衣則須長以足用而已不必白而後受采也 越羅蜀錦金粟尺 洙曰礼記夫人繅三盆魏文帝詔羣臣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似。趙曰越羅蜀錦天下之奇紋也金粟尺邊幅尺度之足也尺以金粟飾之富貴家之物也此何遜詩所謂金粟裹搔頭是矣 象床玉手亂殷紅 鄭曰殷烏閑切赤黑色 萬草千花動凝碧 洙曰孟嘗君至楚獻象床直千金公孫成諫令勿受乃止。趙曰言越羅蜀錦積在象床之多玉手擇取之則殷紅之段相亂矣万草千花則以言錦上羅上之繁紋也 已悲素質隨時染 洙曰一作改 裂下鳴機色相射 鄭曰食亦切。洙曰漢紀童子魏昭謂郭泰曰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墨子悲素絲謂其可以黑古詩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趙曰素絲既染則織爲羅錦故曰色相射鮑照繚綾復鳴機 美人細意熨帖平 鄭曰熨紆切切火展帛也 裁縫滅盡針線跡 趙曰此詩句言縫爲舞衣者矣 春天衣着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 鄭曰蛺古協切趙曰鮑照白紵

歌云催絃急管爲君舞此因言舞而言蛺蝶
飛者以況舞之輕而黃鸝語以況歌之好矣落絮遊絲亦有
情隨風照日宜洙曰一作疑輕舉洙曰前漢郊祀志逢因輕舉○趙曰此言舞之能其身之
輕可舉而仙去○蘇曰曹子建長袖隨風
黃曰庾肩吾曰桃紅柳絮白照日復隨風香汗輕塵污顏色
洙曰一作香汚清塵以頹色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又云裁縫
紈綺中刀縫爲万里衣○趙曰陳梁雜歌詩云朱顏潤紅粉香汗
沾玉色清塵一作輕非是當以
清爲正古詩空牀委清塵也開新合故置何洙曰一作相許洙曰
古詩云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以縑
持比素新人不如故○趙曰謂舞衣稍故而合之以言人情之喜
新故言開新者矣而合故不着將於甚処置之歎其必委棄也○
黃曰崔輔国詩云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
堪看亦以言新而用之故而
弃之况詩人之以發如此君不見才洙曰一作志士汲引難恐
懼棄捐忍羈旅洙曰郭泰機答傅咸詩皎皎白素絲織爲寒
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機杼天寒知運速
况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
况復以朝食曷由知我飢○趙曰此結一篇之意夫繰絲之難染
之難爲羅与錦織之又難不猶才士汲引之難乎一旦而弃之故
爲才士者与其既用而弃不若遺落忍受於羈旅之未用耳○師

曰今懷貞爲韋氏婕客之所汲引雖得爵祿杂公論之所弃忍何故甫託意於懷貞以戒後來

##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洙曰魯昭公十五而猶有童心老子若嬰兒之未孩聖人皆孩之○趙曰孩者可提之童也十五乃志學之時心未免於孩故云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蘇曰舊本作即今年才五六十魯直云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師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辛丑是年在蜀年四十九歲詩云已五十舉大數然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師曰主人指郭英義英義鎮成都甫客依之笑語年少事也甫老而客雖強笑語以陪主人奈非其眞情也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洙曰相如家居徒四壁立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蘇曰班超幼年每索飯稍遲即叫怒父曰此子異日當爲万戶侯後果如其言

#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趙曰李陵書男兒生無所成名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洙曰天寶中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十三載亦於之用時獻三大禮賦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洙曰新唐書甫獻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按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麗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院內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上為直學士禮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洙曰時擢甫為京兆府曹參軍祿山亂甫遂齟齬與時不合後寓同谷採橡自給男女餓殍若數人○趙曰至德二載公受左拾遺及房琯罷相甫上疏論救不宜廢黜帝怒出甫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飢亂乃寄寓同谷自負薪採梠餔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晚將末契託年少趙曰陸機歎逝賦云託末契於後生當面輸心背面笑洙曰時甫依嚴武幾為武所殺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趙曰甫嘗於天寶十三年乙未獻三大禮賦甚久淪落困居生靈陸下淳朴之俗四十年矣時

年四十三賦蓬萊宮太清宮命宰相試文章曰擢集賢院天寶嬀諸儒言列者之多也中書堂嘆服許與相所坐之堂人主謂玄宗也甫出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饑棄官去同谷自同谷入蜀與寒奔走故云趨路傍年少苗嚴武也甫與武父嚴挺之素善武時年尚少顛成都甫往依焉故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甫嘗醉登武床瞋目曰嚴挺之乃有是兒武憾其斥父名拔劍將殺之賴武母救止乃免武與甫由是有隙故甫譏其不以誠相待而有是作白居易嘗作蜀道難亦爲甫而有是篇也

## 短歌行 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 修可曰史記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云云 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 豫章翻風白日動 洙曰吳都賦木則楓柙櫲樟言材之美者 鯨魚跋浪滄溟開 洙曰鯨魚之大者吳都賦長鯨吞航○趙曰以大魚比之雖剡右今泚紛海魚之大者數千里小者千丈鼓浪成雷噴沫如雨 且脫佩劍休徘徊 蘇曰張韓湯嘗解於齊水華曰且脫佩劍于此徘徊何命爲之忽遽如是 西得諸侯棹錦水 洙曰錦水蜀江也 欲向何門趿珠履 洙曰孟嘗君客三千皆珠履○趙曰鄒陽云何門而不可

曳長裾乎仲宣樓頭春已深洙曰仲宣王粲也有樓在荊州○趙曰仲宣樓指言荊州也梁府詩以送仲宣樓蓋以仲宣一世名人故以仲宣名之青眼高歌望吾子洙曰阮籍能為青白眼以重輕人

眼中之人吾老矣師曰錦水蜀中有濯錦江王司直得蜀中刺史刺史古之諸侯甫欲依之為門下客如仲宣之依劉表望其青頭故云青眼高歌望吾子吾子指王司直眼中之人謂甫素善司直以念其衰老而眷遇之甫與司吉飲司直酒酣舞劍爲樂謂甫云吾能拔爾奇才使汝見用嵩出如椽章之戲虱如鯨魚之拔浪故甫承其意而有末章之說望也

赤霄行蘇曰嚴武一日欲殺甫及章彝集吏於門武出冠掛于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於是有赤霄行以叙其事

趙曰此篇乃遭海而感歎之作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洙曰以非類也非類故不相知不指知而相從則見殺矣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趙曰張茂先鷦鷯賦序彼鷲鶚鵾鴻或凌青霄之際或託絕浪之外迎玄圃在崑崙山上之別名見葛仙傳翠羽金花則孔雀之毛羽如此晉左九嬪孔雀賦云擢翠羽之脩莖江中淘河嚇飛燕銜泥却落羞華屋趙曰淘河

著鵜鵠也我恭從還上來爲鵜鶘所疑意謂燕爭其魚而嚇之歸華晷之下負此羞恥衛泥而却落也莊子言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也

皇孫猶曾蓮勺困 洙曰孝宣帝紀帝初爲皇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具諳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侯常困於蓮勺鹵中如淳曰爲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橫十餘里鄉人名爲鹵中蓮音輦勺音灼

衛莊見貶傷其足 洙曰成十七年傳刖鮑牽而逐高無咎齊人來召鮑牽之弟鮑國而立之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衛作鮑

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 趙曰老翁公自指言也少年則所見辱之子也陳壽所上諸葛亮集目錄凡二十四篇而貴和第十一此公所以記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

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洙曰言不可錄小怨而弃大德也○蘇曰陳遠許徐陵陵朗日往賀訪遠遠曰君眞高賢也不記細故自此密治○趙曰此見公胷懷之磊落無宿憾矣斯乃顏淵犯而不校者也漢文帝與匈奴書曰朕與單于捐細故師古曰細故小事也○師曰博物志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有如雲霞其色無定人怡其尾者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四月後凋與花萎俱衰南人取其尾持刀撤於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剪之若不

昂斷回首一顧無復光彩矣爾雅釋鳥鵜鴮鸅郭璞注今之鵜鶘
也好羣飛沉水食魚俗呼為淘河孔雀與牛非其類猶君子小人
非其類不莫小人反為小人中傷淘河飛燕銜泥以汚華堂猶小
人居朝反為汚辱曾係鮑莊事已見內翰注語云君子坦蕩蕩小
人長戚戚此甫所以不章貴和而不記
錄其小怨也不然何以見君子之大

去矣行 鮑曰天寶十四年歲次乙未公年四十四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遂作去矣行○
師曰此詩為嚴武而作見後貧交行注

君不見鞲上鷹 鄭曰鞲古侯切射臂決也 一飽則飛掣 鄭曰尺列切○洙曰鮑明遠詩昔如鞲上鷹今似檻中猿晉孫楚鷹賦鞲青骹戲田疇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布乃解史滑稽傳注鞲臂捍也 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 洙曰古詩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更有吾詩可憐幕上燕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傅玄陽春賦燕銜泥於廣庭湛方生懷春賦燕銜泥而來征附炎附勢也○趙曰如鷹之飽而高不李燕之戀而附此賢人義士不阿附於權貴之[illegible] 野人曠蕩無靦顏 鄭曰靦他典切 豈可久在

侯間[illegible]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蘇曰江淹曰野人踈散曠蕩無名利拘繫靦顏見公等。趙曰野人公自謂也字出左傳野人予之云曠蕩者以言懷抱之開曠也有靦顏則能忍愧者公無靦愧顏豈肯曳裾於王侯之間乎沈休文奏彈王源云明月靦顏曾無愧畏

**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洙曰周礼天官玉府王齊則共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前漢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在長安木玄虛海賦神仙縹緲餐玉清崖事見魏書李預傳預居長安每羡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枚稍得麁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恵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琢為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玉經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之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弃嗜慾或當有大神力而吾酒色不絶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謂之曰君自言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也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須麥死時猶有遺玉屑

余盛
巾中

#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 鄭曰所矩切計也○洙曰沈休文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梁簡文帝詩輕薄出三河江淹詩子矜怨勿往谷風刺輕薄阮籍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蘇曰陳暄曰徐庾輩數輕薄兒恃勢作威福何必數耶○師曰甫之作此爲嚴武而作也甫與嚴武素相厚善及武鎮西川甫往依之常醉登其床曰嚴挺之乃有是兒武杖劍欲殺之毋救止夫武始待甫甚厚今以小嫌欲殺之其輕薄如此何足數乎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洙曰史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趙曰史載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而題曰貧交行則所指用在此矣然之緩急人所有而以有濟無交友之道也[illegible]

[illegible]

貞然傾可知矣管仲與鮑叔賈而獨分財利鮑叔弗爭則然久無每如此豈翻覆手之間爲片雲過雨之悉定乎

## 短歌行

魯曰送祁録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 洙曰古者有半面之交○趙曰經年之中徒記君面而已不得再相見也 後生相動 洙曰一作勸 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 洙曰陳平傳張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乎○趙曰嵇康云長才廣度無所不淹 君今起柂春江流 鄭曰柂徒可切○趙曰柂所以行大舟也 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爲達書賢府主 趙曰指言合州蘇使君也 江花未盡會江樓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五終